



閒

話

西

郊



序

燕京歷五代建都、西郊不啻一大園囿、太行東麓、屏障於西、連崗
疊岫、上千雲霄、挹抱廻環、爭奇獻秀、玉岫明湖、誠天然之奇景
、盧溝石徑、早馳譽於遐方、其間溪流縈廻、町畦相屬、琳宮紺宇
、大抵啓建於明璫、御苑行宮、更多興修於勝代、又復築隄列塍、
爲菑爲畲、濬瀦剔泉、迺疆迺理、當夫日永風和、川明野媚、茶村
酒社、容與其間、訪殘碑於寺僧、問荒墟於野老、阮墩謝墅、往往
得聞、且也王孫別業、大姓墳園、村舍農居、接連不斷、游鈞旣頻
、遂多默識、雖昔之所謂、東雉西勾、丹稜汎、杳不可尋、九十九
澗、嶢兜橋、了無定所、而名園巨刹、廢圮不久者、尙留印相、未



閒話西郊序

二

盡模糊、追而述之、庶於畿甸文物、不致久而湮沒、可舉一而反三、近如白衣菴之農事巍樓、藍靛廠之飛行機場、間亦不乏新築、泚筆誌其顛末、聊備他日修志者之芻蕘、豈第流連景物、徒供郊遊之助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季春中澨北平白文貴彬甫氏識

閒話西郊 上

北平白文貴彬甫著

西郊稿 北京西郊、景緻極佳、一因遼金元明清、歷代相承、園亭林立、彼廢此興、零
田

礎荒基、所在多有、琳宮梵宇、比比皆是、更因勝清時聖祖高宗、屢幸江南、
每將南中佳景、擬建於西郊各處、以資點綴郊原風景、如昆明湖之仿西湖也、
西湖有蘇堤六橋、而昆明湖亦有長堤六橋、龍王堂之象形孤山、玉泉山前峯之
象寶叔塔、後峯之象雷峯塔等、不一而足、不但江南名勝、移諸近畿、而塞北
名區、亦縮擬之、如熱河有巴溝喇嘛廟、西郊海甸西南、亦有巴溝村、村東有
石橋、橋畔樹短碣、刻巴溝橋三字、村西南數十武、有大廟、額曰勅建聖化寺
、乃乾隆時所建之行宮、一般人民、咸呼之爲喇嘛廟、是巴溝喇嘛廟、亦縮移
於近郊矣、又於六郎莊巴溝一帶、南至泉宗廟行宮、闢稻田三百六十頃、（今

不止此數長河迤西及圓明園附近亦多墾爲稻田）、溪流縈廻、阡陌縱橫、加以
則種籬農舍、邱壑石梁、居然一幅關風畫圖矣、

六郎莊 西郊海甸迤西、有村名六郎莊、居民數百戶、頗富庶、莊名六郎、不知何以、
說者謂北宋時、名將楊六郎北征、嘗駐節於此、故名、並以西北旺望兒山、及
稍北之掛甲屯、遙爲引證、言之鑿鑿、純屬傳會小說家言、有此一說而已、是
處本爲水雲鄉、夏則偏蒔荷花、且產著名之蓮花白酒、故又有謂引用荷花似六
郎之故實以名莊者、不知孰是、清季慈禧太后、常駐蹕頤和園、聞其名惡之、
(慈禧太后年相屬羊郎狼音同謂一羊不能敵六狼故惡之)授意左右、使更名爲
太平莊、卒以人民呼之習熟、而不易改、今且無人知其曾一度易名者、近年城
內巷名、多有易俗爲雅者、如劈柴之易闢才、轎子之易敎子等、皆取音近、彼
時如易六郎爲柳浪、與村景亦頗帖切、日久或能仍留些須影響也、其海甸之南
、有萬泉莊、命名頗含詩意、不似一般村落、某姓多則名某村某莊也、又萬壽

山後松樹畦傍之大有莊、其名則尚吉利、此等命名、想皆有其由來也、

水師學堂 現在華北縣警備隊幹部訓練所、所在之房舍、乃昔之水師學堂也、景色絕佳、

東臨萬壽山、西爲玉泉山、北爲青龍橋紅山口、共有兩院、南院北向、面紅山口、北院南向、中隔一水、有橋通焉、溪流環繞、正所謂「水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也、樹木陰翳、夏景固佳、而嚴寒之冬景、則非游人過客所能領略者、其四周河流多泉、冬日地中水溫度較高、溢出後、自有揮發熱、故即蒸發、遇冷凝成雲霧、每晨水面、恒有如雲似霧之晨靄、高數尺、天愈寒、愈無風、愈高、極寒之日、有高丈餘時、樹木樓閣、遮斷下部、恰似山水畫之雲斷、的爲奇景、土人見慣、不以爲意、且亦不能爲文作記、以告於有烟霞癖者、雖非山中嶺上、固亦「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也、

玉泉河 北京各處河流、其源出自玉泉趵突、然此泉流量初不大、何能蔓延各支流、遍供各處水田之灌漑、蓋玉泉不過水源之一、最爲顯著而已、其他如靜明園內之流

閒話西郊

四

裂帛湖、園外東南之高水湖、由玉泉山至水師學堂之河流、折向北至青龍橋、向東入頤和園等河流、以及昆明湖裏湖外湖、（長堤以東爲裏湖以西爲外湖）等處、均有泉水溢出、故此水愈至下游流量愈大、上述各河道、冬日多不結冰、無風之日、朝夕多靄、蔚爲奇景、嚴寒之際、水藻繁廻、青翠可愛、有時小魚逐隊而出、霜後水清、歷歷可數、小立河邊、極饒興趣、

水鳥度

北京附近、各種水鳥、如天鵝、鳧鷺鶴鶲鸕鷀之屬、每於冬季、多在頤和園外湖西濱、玉帶橋迤南一帶過冬、是處多泉、冬不結冰、小魚粥粥、容易覓食、且有殘蘆敗荻、足以遮蔽、人跡罕至、絕無驚擾之虞、乃水鳥絕好之度寒處所、民九十間、余曾在十六師軍官團教授軍學、該團設於昔之水師學堂舊址、與玉帶橋僅隔一牆、冬季午夜或平明時、每聞水鳥噪鳴、詢之當地人、始知其故、

首都河

玉泉趵突、名天下第一泉、曾經清高宗取天下著名泉水、精密審較、攷量以定

流

者、其水甘冽、無出其右者、（詳見卷下）玉泉之水、流出靜明園、一部入高
水湖、高水湖又名養水湖、蓋蓄水以備灌田者、其大部則東流、至水師學堂岐
爲二、一向北流至青龍橋、有閘節其流、經安河橋、蕭家河、至清河鎮、入北
運河之上游、以達通縣、一向東入昆明湖、湖東北有涵洞二、一入諧趣園、由
眺遠齋閘出園東北隅、經宿村、迤邐以入圓明園、一向東由二龍閘出園、以灌
溉六郎莊一帶之稻田、再向東向北、亦入圓明園、湖東南經繡漪橋出園東南隅
、是名長河、至長春橋有涵洞五、以灌溉巴溝一帶之水田、經長春橋、麥莊橋
、至廣源閘節其流、再經白石橋、高梁橋、亦有閘節流、以入護城河、一支由
德勝門迤西之鐵櫬閘水關流入城入淨業湖、（即積水潭）向東經德勝橋、至季
廣橋東南流、至響閘、復岐爲二、一通過響閘以東者、入什剎海後海、一向北
折回向西、經銀錠橋、入什剎海後海、一向東經地安橋、東南流、通過東不壓
橋、入黃城、至箭亭折向南、名御河、至東安門望恩橋改暗溝、直向南經東交

閒話西郊

六

民巷出水關、入南護城河、其不通過響闢之水、則沿柳堤西側南向流、經西壓橋入黃城、流入北海、經御河橋入中海、南海、初入北海時、有閘節其流、一支向東向南、循蠶壇東牆南向流、至板橋、出北海、至景山西北隅長春寺後、沿景山西牆流入紫禁城之筒子河、分注東筒子河及禁城內之御帶河、又一支係由南海東牆日知閣下開出海牆、經織女橋、流入社稷壇、復出壇、經天安門前之金水橋、東向流、穿太廟、過牛郎橋爲菖蒲河、入暗溝、與御河匯爲一水、以入護城河、護城河之水、不僅限於長河所流入、共由西郊望海樓（釣魚臺）一帶之水泉、石景山、盧溝諸水渠、灌溉剩餘之水、及旱河大雨後之山洪、皆匯於西便門、復分爲二、一支由鐵欄閘入城、經宣武、正陽、崇文等門、東流、是爲前三門護城河、一支南向匯蓮花池之泉水、轉東轉北沿外城一周、是爲外城護城河、總匯於東便門外、東向流、是爲通惠河、經慶豐大通、（即二閘）等五閘、以達通縣入北運河、首都溝渠河道、金吾事例、載之綦詳、此不過

其大略耳、

萬壽寺

西郊由西直門外高梁橋、溯長河西北行六七里、至廣源闸、（俗呼豆腐闸不知何以）、河北橋西數十武、有巨刹曰萬壽寺、明萬曆五年建、爲藏漢經香火院、屢經重修、極爲宏麗、殿閣數重、崇高輪奂、中爲大延壽殿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爲鐘鼓樓、天王殿、後爲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爲韋馱達摩殿、各三楹、重樓複榭、隱約蔽虧、藻繪丹麗、修簷交屬、後進有假山一座、頗廣袤、築疊玲瓏、極具巧思、石梁隧道、變換莫測、假山中央、有佛殿三楹、上層塑觀世音、踞山上、下層爲地藏王、則在假山之下、經隧道始能入、兩側配殿各三楹、分塑文殊普賢、甬路曲屈、均爲五色小石鋪甃、玉宇無塵、別有天地、假山後有亭、內爲接引佛、托鉢而立、高丈許、再後爲碑亭、碑文爲慈禧太后六旬萬壽頌、乃翁常熟撰並書、唯字體爲極工整之北魏體、不知是否松禪手筆、再進爲後臈、另一院、佛樓七楹、供三大士、爲銅像、中間左右、直

閒話西郊

八

列二巨案、上供十八羅漢、高二尺許、塑像極生動、有人謂係劉鑾所塑、由他廟移來者、雖不足信、要亦出自名手也、是院與方丈院相通、有灰鶴二隻、余數見其鶴步間庭、何以竟不飛去、詢之寺僧、則涉及神話、然亦必有其所以不飛之道也、再後爲東園菜圃、東爲僧寮方丈院、車房馬廄、西院爲行宮、尤崇奐、光緒間、慈禧太后、駐蹕頤和園、有時乘船往返、預備駐輦更衣之所、修建行宮時、是廟亦加修葺、煥然一新、廟產豐富、僧衆亦夥、光緒間、曾一度傳戒、入民國後、屢次駐兵、已非舊觀、民廿五、復設戒毒所、藏經閣、致兆焚如、其西院行宮、因設學校、尙不致十分破損、

麥莊橋

再西北行、三里許、至麥莊橋、此橋只有橋礎、而無橋板、不能通行、蓋路非衝要也、乾隆時橋東、（長河上游約略南北向）建有黃亭、中樹御碑、前四十餘年、亭雖圯廢、尚有碑仆於地、今則碑亦不見、

藍靛廠

再西北約三里、即至長春橋、橋西爲藍靛廠、乃西郊次於海甸之巨鎮、琳宮梵

長春橋 字、率多建自有明、最大廟宇、曰勅建廣仁宮、乃明萬曆三十六年建、初名護

西頂廟 國洪慈宮、於清康熙五十一年重修、改今名、俗呼西頂、祀碧霞玄君、規模宏

大、一傲朝陽門外之東嶽廟、廟外亦有牌樓三座、且於南牌樓之南有戲樓、式

樣極佳、自山門至後臯、共爲七進、七十二司塑像頗生動、唯差小於東嶽廟耳

、惜年久失修、殿宇多頽敗、而古柏千章、均數百年物、仍矗立千霄、豐碑林立、惜無名人撰書者、丹墀左側一碑、鑄啓建勅文、謂碧霞玄君、憑人而語、有司奏聞、遂頒帑効建等語、殊了草、其他各碑、則爲各種香會所樹、廟前牌樓戲樓、已折廢、只餘零礎斷階、狼籍路側而已、

關帝廟

東爲關帝廟、（俗呼老爺廟）、正殿塑文武關帝像、兩壁繪帝君一生戰績、金碧交輝、畫筆生動、似出名手、僧衆均住此廟、最初廟產、只有麥莊橋香火地十餘頃、早典賣、三五僧衆、只仰給酬應佛事、其後法器當賣一空、佛事亦不克酬應、僧衆遂餓散、今則空廟兩座而已、

西頂萬壽寺、均於四月初一至十五日、爲廟會之期、與妙峯山同時、故城內香壽寺廟會、凡朝妙峯山者、均於廻香時、迂道至兩廟進香、極繁盛、尤以慈禧太后六

旬萬壽時、爲鼎盛時代、茶棚林立、商賈雲集、各種雜耍、咸來趕廟、遊人如蟻、肩磨踵接、迨民十五、余曾順道進廟隨喜、則蕭條景況、大非昔比矣、

立馬關 長春橋畔、有刹曰立馬關帝廟、爲大璫所建、至今猶極繁榮、蓋廟產富也、正帝廟 門亦即第一重殿、塑關帝乘馬像、第三進大殿供呂祖、殿前牡丹頗著名、

泉宗廟 長春橋東二里許、有寺曰泉宗廟、爲近郊西路御苑行宮之一、清乾隆三十二年勅建、內奉龍王龍母、及真武大帝各神、殿宇崔嵬、規制宏大、其東院爲行宮、每於春夏間臨幸、舊有大殿曰「挹源書屋」、又有主善堂、扇淳室、輝淵榭、曙光樓、樂清館、依綠軒等、又廟內池沼多泉、高宗一一錫以雅名、立石者二十有八處、略記之、曰、荇帶、冰壺、華露、鑑空、印月、松風、桃花、琴脈、洗鉢、浣花、漱石、貢珠等泉、旁有御製詩碑三座、白石牌坊二座、古樹

參天、葱葱鬱鬱、白石牌樓東西對峙、滿鑄雲龍花紋、極爲精妙、並有御製聯額、東坊東額曰「禹甸原隰」聯曰「疎濬會其歸萬源統一」、「品題隨所託寶總循名」西額曰「旣清旣平」聯曰「循玉岫明湖於焉暝帶」、「導西溝東雉因之委輸」其西坊之東額曰「廼疆廼理」聯曰「夏木靄東菑烟中飛鷺」、「春渠繁北渚雲際疏龍」西額曰「幽風畫圖」聯曰「露剝亞麟塍溉從谷口」、「雲漿分乳竇潮得源頭」、三十年前、尙未全廢、雖蒿草滿園、殿宇亭臺已圯、而最後之佛樓、尙未傾側、山門及四圍垣牆、大致完整、御題泉名石碣、猶歷歷拂苔可讀、廟前月牙河、滿生蒲蘆、石坊仍屹立、今已全廢、一片荒蕪、只有斷基零礎、散臥田疇、以供農人磨鎌耳、

西郊離按清制、京城及四郊、離宮御苑、共三十五處、而西郊則占二十、即靜明園（宮御苑玉泉山）、樂善園（萬生園）、倚虹堂（廢）、正覺寺行宮、萬壽寺行宮、頤和園、暢春園（廢）、西花園（廢）、恩佑寺行宮（廢）、恩慕寺行宮（廢）。

閒話西郊

一二

聖化寺行宮（廢）、泉宗廟行宮（廢）、虎城行宮（廢）、圓明園（廢）、長春園（廢）、熙春園（廢）、綺春園（廢）、春熙院（廢）、養源齋（釣魚臺））、靜宜園等是也、今已泰半圯廢、

八里莊塔 西郊平地最高建築物、爲八里莊塔、周圍數十里內、舉目可見、塔凡十三級、

因明神宗生母李太后、夢神人授以九蓮花、及醒、則宮監以宮前盆蓮并蒂奏聞、以爲祥瑞、故起建慈壽寺及斯塔、明代凡建寺造塔、往往託諸夢兆、或神人憑人而語、蓋彼時以神道設教、風尚一時、正如今之修建學校也、是塔名九蓮菩薩塔、一般人皆以八里莊塔呼之、順天府志、明史、及郭琴石之忍冬集、皆詳述之、瑞蓮碑、載塔之來歷亦甚詳、惜今已不見、惟塔後斷垣、東北及西北兩牆隅、有石碣二、刻有陰文之九蓮菩薩像、及關帝像、庚子前石碣尚存、刻工精細、石亦光潔、爲西郊古代文物之一、今亦不見、茲將原起略述之如左、九蓮菩薩塔、即京師阜成門外八里莊塔、建於明萬曆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重

修、九蓮菩薩、卽神宗生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彌祚李太后也、后居慈寧宮、萬壽期近、夢神人授以九蓮花、及醒、則宮監以宮前盆蓮并蒂奏聞、神宗視爲祥瑞、從后命、於西郊摩訶菴右、建梵宮、曰慈壽寺、殿宇宏壯、以金函珠寶盛宮中並蒂瑞蓮、埋地中、上建千佛寶塔、塔上佛像、姿態各異、無相同者、惜年久剝蝕、已然不全、

慈壽寺

慈壽寺經始於萬曆四年二月、至六年仲秋既望落成、據張居正勅建慈壽寺碑略謂、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內爲永安壽塔、中爲延壽殿、後爲寧安閣、旁爲伽藍祖師大土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楹、禪堂方丈三所、後建九蓮閣、內供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九蓮菩薩、乃太后夢中數現、授太后經、審厥寶相、範金祀之者、當日之殿宇輪廓、今已毫無遺跡可尋、只九蓮菩薩塔、尙完好無恙、矗立於隴畝間耳、在庚子拳變以前、塔北猶有斷垣數處危立、亦卽寺之後垣、牆外緊臨八里莊後道、歷年雨水沖淛、路基逐漸低下、致將墻基剗

閒話西郊

一四

空、遂傾倒、而墻爲虎皮石所壘、倒後石塊並不散碎、仍如一堵整牆、斜臥道周、可見昔日建築之堅固矣、但無論如何堅固、亦不能敵人工拆毀也、

八里莊塔最上層、塔頂東北側、有樹一株、近則爲塔簷所遮而不能見、稍遠能

望見之、以目測之樹頗高大、村人言係柿樹、蓋冬季大風、有時吹落柿實也、

摩訶菴

八里莊東門裡路北、有刹曰摩訶菴、乃明嘉靖丙午、中官趙政所建、菴雖不大、然頗雅潔、內多松檜、最初四隅、各有高臺、爲虎皮石所壘、上建小閣、一望川原如繡、遠山蒼翠、接人眉宇、乾嘉諸老、如王漁洋高江村輩、多載酒流連、故野乘筆記、采錄題詠最多、志載菴四隅高樓、明季魏忠賢過此、蹙額顧謂左右曰、安用此虛立者爲、寺僧大懼、日夜命工毀之、然現菴之東南隅、閣尚屹立、民初、巴效然都護、嘗招飲於此、時值新秋、稼穡盈疇、極饒野趣、數年前、再過其處、則臺存而閣已廢、菴東偏院金剛殿、有明人重臨三十二體金剛經石刻、今院宇漸就頽敗、前袁良長北京市時、曾飭所司修復、故現仍整

灤、

八里莊 沿西山路南、昔有酒家、自釀甘醴、頗著名、每屆新秋、文人墨客、多酒家 携榼就沽、作文酒之會、以先觀秋光爲快、想見承平時士大夫之興會矣、二十年前、肆即闢閉、今再過其處、則肆址闢田種野蔬、不復能指當年謙游處所矣、

天寧寺塔 每多題詠、每乘碑史、名輩專集、均有記載、故遐邇咸知、其實高則不如八里莊塔也、攷天寧寺、乃先有寺而後建塔、其來最古、爲元魏時所建、名光赫寺、隋改宏業寺、唐爲天王、金爲大萬安、明宣德中始改名天寧寺、當元末毀於火、殿宇無存、成祖在潛邸時重修、姚廣孝嘗居此、塔爲隋文帝時建、高十三丈、爲十三級、相傳中有舍利、四周簷際、綴鐸數千、風定飄作、聲無斷時、有一石幢、書體遒美、亦開元中所立、塔頂舊有珠、不知何時失去、殊可

惜、

釣魚臺

出阜成門西行稍偏南、約五里許、即釣魚臺、其來甚久、在金時名同樂園、爲金主游幸處、彼時都城位置偏西、居城內、元時謂之玉淵潭、爲丁氏園池、歷代保存、時荒時葺、並未全廢、至清乾隆三十八年、復就原址濬治成湖、以受香山新開引河之水、又於下口建閘、俾資蓄洩、湖水合引河水、由三里河達阜成門護城河、轉入城東通惠河、三十九年始建臺、臺西面甃門上、嵌有乾隆御書釣魚臺三字橫額、臺左有行宮、曰養源齋、爲西郊御苑行宮之一、古木千章、陂塘錯落、倍極幽邃、一亭一軒、亭名澄漪、軒曰瀟碧、昔清帝凡祇謁西陵、或由園亭詣祭天壇時、必於是處更衣進膳、故時加修葺、臺舊名望海樓、所在地名花園村、前清宣統元年、學部奏請撥望海樓附近羅莊官地一段、建農科大學、民國元年落成、三年改農大爲農業專門學校、名勝地與學府比鄰、相得益彰、昔日每屆重陽、長安少年、多於此處賽馬、今此風早歇、只春夏間好事

者往游耳、

白雲觀 西便門外西行約二里、有白雲觀、在北京幾無人不知、廟建於元、初名太極宮、元太祖時、遣使自奈曼迎長春真人丘處機館於此、因其號賜宮名長春、明正統三年重修、易名白雲觀、觀南向、前有牌樓、入門左右有鐘鼓樓、正殿凡五進、建築偉麗、爲北京道院之冠、第四進爲丘祖殿、塑真人像、相傳爲劉元所塑、神采奕奕、昔朱竹垞詠白雲觀詩、「活脫存遺像、蒼涼感廢墟、」即指此也、像前有一鉢、刻木瓊爲之、上廣下狹、可容五斗、內塗以金、外刻清高宗詩、承以石座、殊名貴、第五進樓爲三清閣、都人士以長春真人生於正月十九日、是日少長咸集、游騎雜沓、車馬駢闐、謂之燕九、又相傳有十八日會神仙之說、故是日尤繁盛、最後有瓷瓦山、乃以歷年碎瓷堆積而成者、白雲觀燈火最著、自元旦至燕九、各殿牆壁、遍懸紗燈、畫工精細、多爲演義小說等連續故事、

白雲觀西北角門外、有南北大道、昔爲賽馬處、

走車走

按北京往年、盛行走車走馬、純係耗財買臉、非如近日歐式之賽馬、售票賭博

馬

也、昔承平之際、物阜年豐、王孫公子、富商巨賈、每多狗馬之好、豢養良駒、施以調教、謂之走馬、所謂走者、非顛非跑、乃四蹄循序起落、卽一前左蹄、二後右蹄、三前右蹄、四後左蹄、周而復始、其疾如風、不顛不簸、細膩平穩、尤貴乎長距離始終不變步度也、走車則以走驥駕輕車、御者斜跨車轅、揚鞭而馳、疾如電掣、雖曰賽車賽馬、並非相對比賽也、不過各自馳騁、觀衆邁穩而快者、掠面而過、彩聲雷動、啧啧稱讚曰、此某府某邸者、於是主人、面現德色、以是爲樂耳、

走車走馬、每年有一定時期處所、卽自元旦至上元、在大鐘寺即覺生寺東南隅東西大道上、同時自元旦至燕九、在白雲觀西北隅南北大道上、三月朔至初三、在東便門內蟠桃宮迤西護城河南岸、四月朔至十五、在萬壽寺西蘇州街、夏

日則在永定門外大道，及南頂迤北大道上，重陽附近則在望海樓西大道上，先期由操茶棚業者，合資平治道途，灑以清水，不使灰塵飛揚，於大道兩側，支搭蓆棚，售茶兼營酒食業，賽馬日則萬人空巷，觀者如堵，清季自庚子變亂後，其風已煞，民初於蟠桃宮僅一見之，迄今銷聲匿跡，將近三十年矣。

慈慧寺

西直阜成兩門，關廝附近，梵刹甚多，而慈慧寺獨著，一般人稱爲倒影廟，因有倒影之異故也，寺去阜成門二里許，路北，基址甚高，明萬曆壬寅，蜀僧忍菴建，清乾隆重修，規模不大，山門內天王殿，再進爲毘盧殿，後即後垣矣，東側有偏院二，廣袤亦略稱是，寺有旃檀佛金像，乃黃太史輝手自撥臘，精工特甚，寺碑爲陶望齡撰黃輝書，極名貴，天王殿前右側，有蜘蛛塔及碑，據池北偶談略載，「萬曆間，少詹南充黃平倩輝，性耽禪悅，與僧忍菴善，嘗往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塔葬，復書

碑記其事」云、毘盧殿供三大士十八羅漢、佛後屏壁頗寬廣、殿後門瑣窗朱扉四扇、光線殊不充足、屏後黑黯、而東扉左下隅有一孔隙、寬約一寸、高三寸許、殿後丈餘、即白堊後垣、陽光自白壁反射交叉入孔隙、遂形成攝影器之作用、人由殿後階上通過、則其陰影、映現於屏後地上、且因光線交叉射入、故自上方射入者、現象近孔隙、下方射入者去孔遠、近孔之影聚而小、去孔愈遠愈擴大、故人影倒現、且若身著寬領博袖之僧服也、曩日科學知識不普及、攝影器亦不普遍、至眼球生理構造及瞳孔作用等、更爲人所不知、再加寺僧之故神其說、遂均視爲神奇、其實莫非光學當然之現象也、然事雖平常、而各種條件恰巧相成、亦一奇蹟、寺遂假此、名被春明、闢廂巨刹、轉爲所揜、

倚虹堂 西直門外、高梁橋畔、昔有倚虹堂、大殿五楹、廻廊環抱、門臨長河北岸、石建馬頭、清時帝后駐蹕頤和園、有時乘船往返、預備登舟處也、規模雖不大、要亦西郊行宮之一、其迤西河南岸、有大船塢二、乃停泊龍舟處也、今已全

廢、

極樂寺

高梁橋西約里許、長河北岸、有刹曰極樂寺、建於明成化間、有嚴嵩所撰碑、山門週垣尙完整、廟中止存正殿後殿各一、東院有亭、傍植文官花、當前清時、牡丹最盛、東偏有國花堂、懸成邸所書額、極名貴、後牡丹凋凌已盡、又以海棠著、舊志稱、海棠樹高兩三丈、凡數株、國花堂前後皆是、望之如七寶浮圖、奕奕有光、今海棠亦盡、惟有文官花、秋初結實、寺僧以之遍贈施主、以結善緣、景物變遷、有如是者、幸近日寺僧尙能自振、整理殘敗、漸有可觀、假以歲年、或可有復興之望也、

高梁橋

高梁橋附近、精藍紺宇、碁置星羅、極樂寺不過其中之一、珂雪齋集載「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流、洞見沙石、佛舍傍水、結構精密、朱戶粉垣、隱見林中者、不可悉數」、他如長安客話、寓林集、帝京景物略等、亦均有類似之記載、故此處廟宇特多、由來久矣、

五塔寺

由高梁橋循長河北岸、西行約二里、即至五塔寺、寺初名大正覺、明成化五年重建、中有金剛寶座、卽俗所稱之五塔也、座高二丈餘、爲截頭方錐體、四面鑲佛六層、每層二十一尊、共約五百、藏級於壁、左右螺旋可登、頂平爲臺、上建五塔、亦皆方錐體、中塔較高、爲十三級、約三丈、四隅各一塔、爲十一級、約二丈餘、塔前有成化御製碑、清高宗爲聖母祝釐復重修、咸豐間燬於火、塔亦略有損毀、按五塔金剛寶座、乃仿印土之規式所建造者、緣明成化中、番僧板的達來貢金佛五軀、及金剛寶座規式、封大國師、賜金印、詔準中印度式建塔修寺以居之、賜名真覺、故真覺之名、乃成化間重修時所改者、

金剛寶座規式、亦名七寶佛座、乃木雕髹漆者、現仍完好無恙、供於南池子普度寺之後殿中、五塔卽準此以建者、印土原塔已摧毀、英人改建、失其真相、故全世界惟此爲二千餘年前之舊型、彌足珍貴、袁良蔚長北京市時、曾一度修葺、略建僧寮墻垣、塔簷亦補綴鐵馬、稍復舊觀、寺前臨長河、清流漣漪、右

枕白石橋、高柳簇擁、景極幽勝、

大慧寺

由西直門外高梁橋、西北行三里許、有古刹、一殺人呼之曰大佛寺、而山門橫額、則爲勅建大慧寺、額爲石製、徑尺端楷、絕類嚴分宜書、寺爲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清乾隆二十二年重修、明清兩碑俱存、今山門照壁墻垣多殘破、而殿宇完整、似屢經修葺者、中爲大悲殿、棟桷重簷、巍峨宏麗、數里以內、舉目可見、殿內大佛、高約五丈、鎔銅爲之、兩壁下塑二十八宿、像極奇詭、左右配殿各三楹、此外無多屋宇、嘉靖間、太監麥福、於其左側、增建佑聖觀、觀後復建真武祠、後值世宗好道、崇尚黃老、寺遂藉此、得以保存、其右後乃李文正公西涯祠、後即其墓、李西涯爲一代傳人、故野乘筆記、多記載其所在地名香山鄉畏吾村、其實此處居民散在、不成村落、廟宇附近、更少人家、倘舉鄉村之名、詢諸土人、恐皆瞠目無對、可見今昔滄桑之變、有如是者、

按自大慧寺西去三四里、至蘇州街大道、有衛公村、所云畏吾村、或卽指此、而香山鄉、則無人知之、

廣源閣橋畔萬壽寺、前已話及、今再將其附近景物、約略述之、以資斯篇、
延慶寺 萬壽寺東數十武、有刹曰延慶寺、亦頗清幽、歐人往往於夏日、來此避塵囂、但此類梵刹、郊壇甚多、山門內佛殿一二重、形式相同、無足述者、

三嘯菴 萬壽寺迤西、相隔亦數十武、有蘭若曰三嘯菴、規模不大、山門內佛殿一重、乃萬壽寺之別院、當清光緒中葉、修葺萬壽寺時、亦曾換然一新、在兩廟之間、雲閑增、有虎皮石所建之城門一、高約二丈、爲截頭矩型錐體、上有雉堞、下篆甃洞、高門、門上嵌石額曰「雲閑增高」、左右以虎皮石城牆、聯於兩廟、一般人呼之曰蘇州街稍門、蓋自此門向北、有大道、長約五六里、直達海甸南街鑑籠庫南端之倒座觀音堂、名爲蘇州街、此門居蘇州街之一端、故名、按此類城門、昔日西郊不止一處、他如八里莊東西端、及二里溝、亦皆有之、土人均呼之曰稍門

、如二里溝稍門、八里莊東稍門等、型式相同、莊重美觀、但只有甕洞、而無門扇、不能司啓閉、觀其年代作風、似爲啓建或重修廟宇時所建、純爲莊嚴佛土、點綴郊原風景而作、並無警衛稽詰之用意也、

蘇州街 昔嘗以蘇州街、乃一郊原古道、並無一廛、何以膺此最繁榮之街名、頗不得解、後閱嘯亭雜錄、始悉此處固曾一度以帝王之力、造成繁盛之街市也、

嘯亭雜錄載、「乾隆辛巳、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純皇以後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於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廬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里、以奉鑾輿往來游行、俗名曰蘇州街云」、今雖一廛皆無、而名則相沿未改也、

塔忠武 由蘇州街稍門、北行約二里、至衛公村、道路東側、有塔忠武公墓、公名塔齊公墓

布、姓陶佳氏、字智亭、外火器營鑲黃旗滿洲人、爲有清一代中興名將、於咸豐間、由侍衛擢都司、分發湖南、太平天國軍困長沙、公隨提督鮑起豹、嬰城

固守、援至圍解、建奇功、授游擊、其後轉戰岳州、湖口等處、官至湖南提督、公驍勇善戰、手刀矛套馬竿、技皆精絕、治軍紀律甚嚴、每戰身先士卒、極爲曾文正公國藩所器重、旋攻九江、氣脫而死、謚忠武、歸葬於京郊祖塋之側、公幼孤貧、賴母氏撫育成立、少有大志、忠孝性成、後雖顯達、而廉俸有餘、輒賞賚部下、故人樂爲之用、而太夫人則仍食貧、不傭婢嫗、衣垢輒自憇、猶時寄語盡忠報國、勿以母氏爲念、公在軍中、往往招鄉人子弟、談故鄉事以爲樂、然偶談及母氏食貧、則復泣然泣下、其嘉言懿行、筆者幼時、鄉里父老、猶有能言之者、

公歿後、其戰馬亦隨輶歸京、遍體有刀矛創痕八十餘處、文宗見之、顧謂左右曰、馬如是、人可知、旨交上駟院、餵養至老死、

迨光緒中葉、公族式微、墳園荒蕪不治、爾時孝欽后駐蹕頤和園、御仁壽殿垂簾聽政、故事京官之翰詹科道、每入值、多僦居於海甸附近、湖南同鄉官、於

退食之暇、散步至公墓、因湖南乃公立功最多之省分、且湘人好義、觀狀、慨乎功臣後裔之式微、遂發起代公修墓、登高一呼、不匝月而事集、補栽松楸、修葺鍛岸、購置祭田、建造丙舍、並於公之墓前樹短碣、鐫刻列傳、及代修緣起、於是名臣之功被南服、以及湘人之篤於公義、舉成佳話、

筆者昔服務禁衛軍時、駐西苑、每率部下演習至此、輒集合士兵於公墓側、即就碣刊列傳、緣起、及所聞之口碑、利用機會、在實地作精神講話、每至沉痛處、士兵中有泣下者、可見此類精神教育、較在講堂據書本講解、其效果固百倍不止也、

紫竹院

廣源閘橋南、有大廟二、即昌運宮與紫竹院也、紫竹院乃長河下游起點之行宮、位於橋東之南岸、其後境緊臨河干、地勢爽墮、牆內築樓九楹、各關北牖、憑窗而眺、清流漣漪、郊原如繡、襟邈清幽、都收眼底、東北隅有石建馬頭、可以登舟、而由南向之院門前、復鑿渠至長河、舟楫可通、再南鑿池數十畝、

偏薄荷花、池南環以小阜、亦略具邱壑、蘆汀柳岸、煙水蒼茫、大類江南風景、今壅渠雖壅塞、荷塘改耕稻田、而樓臺依舊、花木幽深、並無毀損、緣自民國後、有力者相繼作爲別墅、後復闢爲療養院、時加修葺、故至今完整如昔、而昌運宮則已全廢、毫無遺跡可尋矣、

昌運宮 昌運宮在廣源閘橋南不及二里、明正德六年、司禮監太監張永建、廟西牆外即其墓、初名混元靈應宮、萬曆四十四年重修、更名天禧昌運宮、清乾隆三十四年又重修、據父老傳言、此廟工程浩大、視萬壽寺有過之無不及、當清光緒壬辰前、雖已摧毀、尙未全廢、廟前磚石所建之牌樓、完好無缺、（按此牌樓之型式、與現仍保存之南頂牌樓相同、唯此乃正中一座、較彼左右各一座者稍大耳、）山門已拆去、而周垣完整、殿宇均拆毀、大多數只餘殿基、間有一二殘壁危立者、銅佛露立、金光燦爛、蓋此廟所有佛像、皆爲鎔銅裝金、所謂工程浩大、亦即指此、更且各種建築物、精緻堅固、倘不拆除、縱再歷百餘年、亦

絕無傾圮之虞、廟內多白松、昔阮吾山茶餘客話曾記此、至是尙有十餘株、均三人合抱、高與雲齊、數百年物也、但人之高度可及處、盡是割取樹脂之刀斧痕、而銅佛遍體、亦多剗取佛金之刀創痕、其任人盜取、無人聞問之景況、全盤呈露、瓦礫凌亂、蒿草沒膝、加以松濤蟄語、如怨如訴、幽僻荒寂、景象淒絕、時時令人起有一種鬼影幢幢狐狸出沒之感想、

昌運宮

按白松亦名白皮松、爲常綠喬木、皮色白、葉針形、三針叢生、土人誤稱爲柏

白皮松

樹、或白果松、文人因白果亦名銀杏、故有稱爲銀杏樹者、尤誤、白松腠裡含

銅佛

多量油液、割取亦如割漆法、可製膘捕雀、先是、細民頗有因割柏油剗佛金、而懼法者、清律對此類罪犯、科罰頗重、愚氓往往因蠶頭小利、而遭繩綫、情殊可憫、迨光緒中葉、壬辰癸巳間、修葺萬壽寺時、稍葺垣牆、禁人闖入、並在最後、建一大殿、將所有銅佛、封於殿內、以防奸止盜、此四十餘年前事也、

閒話西郊

三〇

今再過其處、縱一零瓦碎磚、亦不可得、按其方位測之、其址已改爲塋地、四週豎立六七尺高之洋灰柱、張以鐵條、封樹拱把、內有墳五座、均爲磚壘塋石灰之俗所謂寶頂、各寶頂前、均嵌一石碣、刻至德周氏祖塋六字、旋因修築西郊飛行場馬路、橫貫其中、復將塋地截爲兩段、前過其處、詢一青年農子、據言曾聞父老傳說、此處原有廟宇、但其人即磚石所建之牌樓亦未之見云、如再過數十年、則此處曾有廟宇之事、恐亦無人知之、因其毫無遺迹存留、自不如雙林寺尙有七級浮屠、矗立巒畔、可爲標識、能予憑弔者以概略之想象也、雙林寺在白石橋西南、約半里、即其故址、寺爲明萬曆初、大璫馮保營葬地、建寺曰雙林、雙林者、乃馮之別字也、後保敗、寺沒入官、適有印度僧人足克哉古爾、來京演法、帝賜居此、改名西域雙林寺、舊有三大士、塑西番變相、有池引長河水蒞蓮、多朱櫻、後一土山、山前有七級浮屠一座、宸垣識略及帝京景物略、均有記載、景物幽絕、花木繁茂、距西直門僅三里、故名流雅士、

游屐時臨、昔葉映榴、湯右曾、均有詩詠其風景、今廟宇全廢、僅一七級浮屠、及其西側桑門塔數座、寂立於隴畝間耳、

雙林寺塔

此塔高約四丈餘、八角七級、勢極玲瓏、塔之形屬於遼金式系統、外貌細瘦若杵、則係明代特有形式、塔下承以須彌座、座上仰列蓮瓣三層、上托塔身、第一級其式特高大於以上六級、南面有門、上嵌石匾、匾上文字漫漶不克辨識、其他七面作成門戶窗牖形狀、塔上斗拱細小、觀其作風即知其年代不遠、可斷定爲明萬曆中建寺時之原塔也、

三虎橋

在雙林寺塔迤西約二里、有地名曰三虎橋、數十年前、圯橋猶存、後經滄桑屢變、除夏秋間、偶瀦野潦、實已水涸渠平、夷爲隴畝、橋早不見、徒有其名而已、然關於此橋、帝京景物略、曾有類似神話之記載、其詞曰「雙林寺西二里、有神虎橋、橋四石虎、萬曆中、一虎夜逸、遂名三虎橋」、

顯應寺

顯應寺、初名保明、明天順間効建、在阜成門外約二十里之香山鄉黃村、緣明

正統間、瓦刺構釁、屢寇邊陲、英宗惑於權閻王振、銳意北征、朝臣諫阻、尼僧呂姑亦曾苦諫、舉不聽、卒招土木之變、蒙塵北狩、幸賴朝廷有人、于謙等奉皇太后詔、擁立攝政郕王（英宗弟）踐阼、改元景泰、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帝、旣排南遷之議、復整武備、背城戰於西北郊、瓦刺也先、卒不得逞、後也先深悟徒擁虛質爲非計、始媾和歸帝、頤養南宮、景泰八年、石亨等、奪門復辟、行賞後、念及呂姑進諫功、封爲御妹、建寺紀念、賜額保明、當時規模極閨、閣者皆用中官、等閑人不得入、嗣後時遷事異、物是人非、寺遂浸廢、迨清康熙五十八年、因其舊基重建、改名顯應、俗呼皇姑寺、

覺生寺

覺生寺、俗稱大鐘寺、位於西直門迤北約七里之曾家莊、清雍正十一年癸丑勅建、莊嚴宏麗、與萬壽寺相埒、而廣袤過之、自山門至鐘樓共六進、山門前有大照壁、由照壁兩端至廟牆、昔介以木柵、後以木柵不經久、改築短牆、山門內、東西兩側爲旗杆鐘鼓樓、後即天王殿、再進爲大殿、巍峩軒敞、抱廈丹墀

、環以石檻、內供阿彌陀佛、兩壁塑十八羅漢、丹墀左側、樹有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御撰碑、翰林院編修張若靄書丹、左右配殿各三楹、分塑伽藍護法諸神像、後爲法堂、再進爲大禪堂、崇樓五楹、尤爲深廣、樓上爲藏經閣、再進則爲鐘樓矣、樓高五丈、下方上圓、四面皆窗、基址崇高、環以石檻、鐘懸於中、後有二梯、左右螭旋可登、虛其中部、護以欄杆、可俯瞰鐘鼓、大鐘左側、有乾隆丙寅御製碑、鐘樓橫額「華嚴覺海」四大字、亦高宗御筆、蓋鐘樓、乃乾隆八年、由萬壽寺移鐘時所建也、鐘樓左右、配以南向小閣各三楹、東西配以佛樓各三楹、由天王殿至鐘樓、東西側、兩廡翼然與配殿接、各建精藍數十間、爲僧寮客堂、形成寺之正院、此外於四週復環以虎皮石複垣、界成東西兩跨院、跨院各寬十餘丈、後院深約二丈、益覺寬廣、廟內多松、尤以鐘樓前之盤松、姿態特佳、以柱架之、可蔭數畝、

華嚴鐘

大鐘、正名華嚴鐘、鑄於明永樂初年、高一丈五尺、徑一丈四尺、紐高七尺、

厚七寸、重八萬七千觔、內外勒楷字華嚴經一部、八十一卷、蒲牢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三十二分、字大五分、密如比櫛、銅質精好、字畫整雋、乃學士沈度筆、姚廣孝監造、鬼斧神工、誠至寶也、嘉靖間、從漢經廠移懸萬壽寺、後言者謂京城白虎方、不宜有金聲、乃徹樓臥鐘於地、至清乾隆八年、乃移置於覺生寺、

覺生寺、自乾隆間大鐘移來後、一般土人、幾忘原名、咸以大鐘寺呼之、昔曾家莊等地名、亦爲所掩、而無人知之矣、

覺生寺、昔爲歲時求雨處也、每遇亢旱、則欽派王大臣、拈香祈雨、在廟之西側、築土爲壇、設醮唪經、唯此典久曠、其規模、寺僧亦不能言之矣、

覺生寺、每年由元旦至上元、開廟半月、攤商唯兒童玩具、如風車、大糖葫蘆廟會、琉璃喇叭、風箏、空竹之類、以及北京獨有之豆汁、帶湯蕕豆、元宵等、其

情況與廠甸完全相同、所有商販、均設於照壁與山門之間、廟內則保持清潔、

不准設攤，在數十年前，承平之際，物阜年豐，每於新正，遊人坌集，士女如雲，長安少年，馳騁車馬，以爲笑樂，今則景況蕭條，已大非昔比矣。

萬壽寺、莊嚴宏麗，以假山勝，而覺生寺，不但大鐘爲稀有之奇觀，尤以清靜寬敞勝，來此小坐，塵慮盡滌。

前偕鄂君，詣寺隨喜，方在鐘左，捫讀乾隆御製步沈德潛韻咏大鐘歌碑文，而小沙彌，蓦然撞鐘，震耳欲聾，後復撞以數杵，覺其聲宏而曠，誠異凡響。
西山梵刹
閒讀野乘筆記，其間所載郊垌梵刹宮觀園亭之夥，幾不可勝計，就中尤以西山爲最，昔王廷相西山行有句云，西山三百七十寺，又程敏政香山永安禪寺觀音閣重修記云，西山之刹，以數百計，長安客話云，西山諸蘭若，白塔無慮數十，又山草堂集載郝敬西山絕句云，西山三百寺，十日徧經行，歸與家人語，山多不記名，固也，自古詩人說大話，然以上所引西山梵宇之多，則確爲事實，毫不過當，因西山來自太行，連岡疊岫，上千雲霄，挹抱廻環，爭奇獻秀，值

大雪初霽、凝華積素、若屑瓊雕玉、千巖萬壑、宛然圖畫、景物幽絕、大凡山林佳境、最能啓人踵飾之心、故頒帑勅建、史不絕書、（元明兩史、其例最多）而貴戚大瑞、富宦巨室、更多擇幽選勝、啓建招提、營造別業、以爲退休之地、且有明一代、寵任寺人、大起園亭、兼營生圹者尤多、生前或托名爲君后資冥福、藉以偃息優游、歿後則於斯長眠、作身後香火、魏忠賢之擴建碧雲寺、特其顯著者、是以白塔紅牆、曲廊飛閣、舉目皆是、廟宇之多、有由來也、第以其爲名勝之區、故名山遊記、作者甚多、裒然成帙者、所在多有、最近出版、尤以李慎言君所著之燕都名山遊記、詳贍博雅、頗可一讀、本編因欲避免剽贅複述之譏、故頤和園西山湯山等名勝、概闕而不錄、只就郊原平地區域、拉雜敘述之耳、嗣後擬選名人遊記之有興趣者、特別介紹之、

西郊平地寺院 西郊平地寺院、遠自隋唐、時有創建、其後或歷久浸廢、或燬於兵燹、縱有再建重修、而存者已甚寥寥、乃自遼金以還、代有所作、迄元奠定大都、興作之

事既繁、而建寺之風遂熾、迨至有明、尤爲鼎盛、故現仍屹然存立者、多屬明
刹、燕京雜記載「京城內外、以及郊壠邊地、僧寺約千餘所、半是前明太監所
建、覽其碑碣、或以爲退後香火、或以爲代君后資冥福、觀此可知勝朝寵任宦
官之過」據以上所載、則明刹獨多、益覺可信、本編以前所述、不過十之一二
、其普通廟宇、無甚可記者、亦概從略、

閒話西郊

三八

閒話西郊 下

北平白文貴彬甫著

豐臺園
西郊園亭別墅，在元大都以前，多建於城之西南豐臺附近，按右安門外南十里亭別墅

、昔有草橋，唐時有萬福寺，寺廢而橋存，明天啓間，建有碧霞玄君廟（按卽中頂）、橋去豐臺十里，中多亭館，如元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參謀禹卿之瓠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韓氏昆仲之遠風臺（按即韓氏南莊）等，要在彌望間，然今已莫詳其處矣。

燕都游覽志載、「草橋、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爲利、十里居民、皆蒔花爲業、有蓮池香聞數里、牡丹芍藥、栽如稻麻、」又春明夢餘錄載、「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爲草橋河、接連豐臺、爲京師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于此、」

閒話西郊

四〇

據以上所錄、則大都以前、亭館之盛、可以想見、蓋豐臺附近、土腴氣淑、最宜樹荔、且有草橋河之源泉、引爲池沼、足資灌溉、宜乎亭館之多、歲時賓客宴游之盛、後因滄海桑田、陵谷變遷、草橋河泉壅水涸、久已夫不聞其名、故居民樹荔花木者、一如往昔、而亭館園囿、則無一存者、

西郊園
營建園亭、深資泉水、京城西北、有玉泉趵突、以及其他河流、隨處有泉、冬亭別墅
夏不竭、至昆明湖、匯爲巨浸、周數十里、浩淼滂渤、一望無際、其迤東地勢、漸次低下、海甸附近、處處可以栽稻荷、穿渠鑿沼、故自明成祖定北京以後、啟建園亭別墅者、咸舍西南、而趨西北、就中尤以明米萬鍾之勺園、及李偉之清華園爲最著、

勺園
長安客話載、「北淀（海淀昔分南淀北淀）、有園一區、水曹郎米萬鍾仲詔新築也、曰勺園、又曰風烟里、中有景曰色空天、曰太一葉、曰松垞、曰翠葆榭、曰林於瀛、都人稱曰米家園、」

清華園

又澤農吟藁載、「燕中不乏名勝、大抵皆貴瑞墳院、位置一律、殊不雅觀、唯武清侯海淀別業（按即清華園）、引西山之泉、匯爲巨浸、練垣約十里、水居其半、壘石爲山、巖洞幽窅、渠可泛舟、跨以雙橋、堤傍俱植花果、牡丹以千計、芍藥以萬計、京國第一名園也。」

勺園沿革

按勺園、自入清以後、故園秋露、荒廢已久、維時、暢春園、圓明園相將興作、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王公貴戚、亦各相地築園、以爲帝后駐蹕時、退食休沐之地、勺園故址、適當暢春園之東、圓明園之南、海淀之北、亭臺雖廢、邱壑依稀、喬柯怪石、猶有存者、遂折爲莫爾根等園、於是烟繚霧靄、窺窕崎嶇、楊柳樓臺、梧桐庭院、復極一時之盛、而繁華轉瞬、迨庚申之役、又復銷歇、藤枯樹老、鴉噪夕陽、又成牧豎踐躡之地、至民國後、勺園故址之莫爾根園、及朝潤蔚秀等園、或售或典、舉爲燕大所兼駢、遂造成融合歐亞藝術優點之莊嚴美麗燕京大學、孰意民卅之末、太東亞戰、赫然勃發、局勢又易、僅此區

區一芥之地、五百年來、興廢之迹、徒供白髮漁樵、於夕陽影裡、水邊林隈談笑之資耳、可勝慨哉、

燕京大學、基地共七百八十餘畝、其中三百八十餘畝、爲勻園故址、校舍建築學、爲美國名工程師所設計、其主旨、在融合中西藝術優點、使其一方能保持中國建築宏偉與美麗、一方仍能得西洋建築之切合實用、故其外貌、爲鐵筋洋灰之棟桷柱拱、碧琉璃瓦之鴟吻重簷、而其內部則爲走廊地板、玻璃戶牖、悉爲歐式、既美觀而仍得實用、輓近此等最新建築物、只有協和醫學校、國立北京圖書館、輔仁大學、及燕京大學數處耳、

燕京大學、校內有未名湖、最稱清幽、校外四週、建有教職員住宅區四處、東曰燕東園、南曰燕南園、其西之蔚秀園、北之朗潤園、均係有清親貴府邸名園、爲燕大所租用者、

燕大之建築、已如上述、其間精緻之石刻、如高挿入雲之華表、石檻、以及綱

瘦透醜之太湖石等、均係由圓明園所移來者、要皆宜加保存之名貴古物也、

清華大學
清華園、在陳府村之東北、圓明園之南、爲明戚畹李偉別墅舊址、清季就其址建大學、即以其名名之曰清華大學、宣統二年、開始建築校舍、三年告成、就

原有陂池邱陵、點綴布置、蔚然大觀、民初開始建築圖書館、科學館等、民九次第完成、十八年、復議添建生物學館、電機工程實驗室、機械工程實驗室、經營偉大、校前爲京綏路經過之清華園車站、自車上遙觀、崇樓傑閣、樹木陰翳、誠壯觀也、自民國十七年、始正名爲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之建築、乃純採歐洲之型式、就中如氣象臺、大禮堂、化學館等、則爲最新之立體式建築、崔嵬壯麗、處處表現堅固美、與燕京大學、異曲而同工、另具一種風趣、於盧變後、學校南遷、校舍改爲陸軍醫院、收容筋骨外科之患者、

海甸附

海甸附近、名園甚多、蓋自元明以來、彼廢此興、有如劇幕、而有清一代、帝

閒話西郊

四四

近名園

后駐園之日、多於城居、一切朝政、均於暢春圓明頤和等園處理、故王公近戚、競建園亭、甚置星布、無慮數十、而達官別墅、一館一庭、有關掌故者、殆不勝枚舉、至清季修建頤和園時、府邸園亭、亦大興土木、如南海甸鑑籠庫禮王園、連續興工、亘四年之久、其設計之工、建造之巧、不啻仙境、再南街東博王園、占地尤廣、其次則爲掛甲屯之承澤園、乃慶邸花園、特以水勝、池沼深廣、可以泛舟、陂陀參差、花木繁茂、菡萏盛開、香聞園外、其東蔚秀園爲醇邸花園、士人呼爲七爺園子、再東爲六爺園子、則屬恭邸、其治貝勒花園、德貝子花園、鳴鶴、鏡春、自得、朗潤、莫爾根等園、以及不知爲某府某邸之廢園、均散在於海甸以北、陳府左右、他如青龍橋之澤公花園、規模雖不大、亦頗曲折有致、而六郎莊、大有莊、一畝園、掛甲屯、到處有園、縱不盡屬宏構、往往一泓流水、幾椽糟廬、而板橋竹塢、別具風姿、觸目情生、亦能得少佳趣、又如南海甸有王麓臺書屋、紀文達行館、槐樹街勵文恭公廷儀休沐地等

、雖門巷已非、而其位置、尙約略可指、又佟氏園有董文敏所書瑞園石刻、數十年前、尙完好存在、和珅所築十笏園、最爲幽勝、後爲成邸所居、其他名公巨卿之館舍、亦有能識其厓略者、惜自來無人載筆記之、一任有關史獻之資料、湮沒無聞、徒使後之談掌故者、無可取鑑也、

海甸市容
海甸自昔、本極繁榮、迄清季不少衰、據昔日調查、人口約五萬、多舊家巨族、如石修廣李諸氏、無不甲第連雲、車馬僕從、不啻世胄、而小康之家、比戶皆是、大抵爲有清內務府籍、由供職園庭而起家者、居戶不但富庶、且均講究

排場、市容自易繁盛、又况清代有外三營、是處適爲中心鎮市、故街長三四里、商店櫛比、衙署林立、攘往熙來、形成鬧市、乃自民國後、經濟狀況陡變、市容日就蕭條、雖有清華燕京兩大學稍資挹注、較諸同光以前、殆已不能况其萬一矣、

暢春園
由海甸街北端西柵欄西行、降緩阪、約數十武、即昔之暢春園宮門、門南向、

故址

當清光緒中葉、園已全廢、而宮門只兩山牆及左右斷垣數處危立、銅獅一對、大照壁一、尙屹然立、其東面近北端恩佑恩慕兩寺、比鄰東向、只山門及大照壁二屹立、園內則禾黍離離、零礎斷階、悉埋沒於蓬蒿荆棘間、池沼蘗稻、邱崗樹蔥五穀、此外則一片荒蕪而已、未幾、興修頤和園、銅獅遂移去、大照壁亦拆除、故現在頤和園東宮門前之銅獅、凡外人來遊、首先映入眼簾、莫不稱讚其精緻絕倫者、乃暢春園之故物也、

禁衛軍
至宣統間、暢春園故址、及其迤西圓明園八旗教場、悉劃歸禁衛軍、遂於閱武兵營教場前、建成一師之兵營、而暢春園全址、則爲練兵場、並於其北側、建立輪奐場、崔嵬之師司令部、除於民三冬、師部正樓燬於火、其餘則一片紅樓、至今屹立、

佩文齋
憶兒時於夏秋間、在恩慕寺西、蓬蒿瓦礫間、戲捉促織、只覺其屋基縱橫、占地甚廣、後稍稍讀書、始悉是處、固康雍乾時代、鴻儒碩彦、昕夕起坐之佩文

故址

齋也、昔日文光璀璨赫赫之名區、今則一片荒涼、鞠爲草莽、轉瞬興衰、變易若是、釋褐六如、洵不誣也、

暢春園內昔有淵鑑齋、樂善堂、佩文齋、無逸齋、西花園、討源書屋、集鳳軒、永甯寺、虎城、蕊珠院、天光雲影、春暉堂、壽萱春永、九經三事、觀瀾榭、鳶飛魚躍、恩佑寺、恩慕寺等名勝、

圓明園故址 圓明園在海甸迤北、其西端距萬壽山東麓僅二里許、東至水磨村、長十餘里、南北最寬處亦不下十里、建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爲世宗（雍正）在潛邸時之賜園、此後歷年修築、工程浩大、占地極廣、爲所有御苑行宮首屈一指之名園也、

圓明園不似靜宜、靜明、頤和、等園、就天然山水裝點造成者、原爲一片平地、並無起伏、其中峯巒嶺岫、湖澤溪流、均係由於許多心思靈巧、富於幻想、且遊遍名山大川、胸多邱壑之作家、竭盡心思、按照理想築造而成、擗菁取華

、不落平凡窠臼、極盡曲折巧妙宏偉壯麗之能事、何以知其然也、試讀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圓明園專號、其中所載歐人之記述、及程演生所著之圓明園考等書、庶可得其梗概、是蓋雍正乾隆、兩代相承、繼續修築、且當乾隆全盛時期、六十年中、幾無日不有修飾之事、凡六巡江浙、行幸所經、輒寫其風景、歸而作之、若西湖蘇堤麴院之類、無不仿建、而海寧安瀾園、江寧瞻園、錢塘小有天園、吳縣獅子林、則全寫其制、羅列天下名勝、點綴於園、其中四十景、俱仿各處勝地爲之、萬幾餘暇、題爲四十景圖詠、命詞臣校錄刊之、頒賜王公大臣、誠以高宗、既富天才、藝術觀念濃厚、又不爲時間財力物質所限、只要想得出、即可造得成、何求而不可得、例如日下尊聞錄中蓬島瑤臺條下所載「蓬島瑤臺、在福海中央、爲圓明園四十景之一、舊名蓬萊洲、由蓬島瑤臺東南度橋爲東島、有亭、爲瀛海仙山、西北度橋爲北島、高宗純皇帝詩引、福海中作大小三島、仿李思訓畫意爲仙山樓閣之狀、岩岩亭亭、望之若金臺五所、玉

樓十二也」、夫大李將軍所畫之仙山樓閣、純爲理想的境界、何嘗有其實物、今按理想中縹緲之仙境、造成實景、其美麗妙麗、可以想見矣、

據西人所記、園中崔嵬壯麗之殿宇、總在二百座以上、我國載籍所錄、著名集團之美景、除四十景外、更有安瀾園十景、多稼軒十景、茲將各景名稱錄如下、圓明園四十景爲、正大光明殿、勤政親賢殿、安佑宮、廓然大公、蓬島瑤臺、麥雨稻風、魚躍鶯飛、月地雲居、多稼如雲、鏤月開雲、北遠山村、別有天地、萬方安和、麴院風荷、映水蘭香、上下天光、接秀山房、山高水長、壺中日月長、一溪清水引風涼、坐石臨流、夾鏡鳴琴、茹古涵今、日光琳宇、長春仙館、坦坦蕩蕩、方壺勝境、濂溪樂處、洞天深處、天然圖畫、九州清宴、彙芳書院、涵虛朗鑑、四宜書屋、水木明瑟、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潔身浴德、西峯秀色、武陵春色、

安瀾園十景爲、安瀾園、涵秋堂、遠秀山房、飛睇亭、采芳洲、染霞樓、煙月

閒話西郊

五〇

清真樓、華經館、綠惟舫、無邊風月之閣、

多稼軒十景爲、多稷軒、印月池、釣魚磯、觀稼軒、寸碧亭、互妙樓、濯鱗沼、招鶴磴、靜香屋、水精域、

此外更有、圓明園殿、瑞應宮、溪月松風、奉三無私殿、菊秀松蕤、天地一家春、樂在人和、保和太和殿、深柳讀書堂、清水濯纓、香遠益清、日月平安報好音、山水清音、高山流水、會心不遠、蘇隄春曉、神州三島、竹深荷靜、桃源深處、碧桐書院、諸奇趣、極樂世界、光風霁月、斷橋殘雪、文源閣（藏四庫全書）清暉閣、枕流漱石、桃花春一溪、靜知春事佳、御蘭芬、樂安和、洞天日月多佳景、池水共心月同明等景、後又開擴園東隙地、在水磨村附近、添建長春園、由供奉郎世寧介紹教士蔣友仁設計、造成歐式花園、附西洋水法、故址、其中如十二屬相噴水池、爲一約略三角形之池、於兩側羅列十二屬相、按時由相當屬相噴水二小時、以報時刻、如午馬未羊等、周而復始、巧不可譖、其他

長春園

故址

亦均爲利用水自身之重量壓力、作種種活動機構、其工尤鉅、圓明園專號、載其始末甚詳、有書可據、茲不贅述、

圓明園在當時固禁築地、親貴朝臣入園、亦只限於能到處、縱遇賜宴觀劇、亦有定所、故朝臣鮮有能窺全貌、一識虛山面目者、迨庚申一役、付諸一炬、其後只能略識劫餘殘體、比及興修頤和園、凡燼餘貴重物（如古銅鶴鹿獅象鼎彝及湖石等）強半移去、民國後、即各種石刻湖石等、亦紛紛輦去、現在園內、到處只能見到瓦礫而已、縱一整磚、亦早爲附近人民拾去、

世界人士、對於圓明園之建築、認爲在文化藝術上有極高之價值、紛紛起而研究、現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郎世甯、唐岱、沈源等所繪之圓明園四十景及長春園歐式花園等圖、視爲研究東方文化無價之珍品（該圖裝裱成冊頁式、對開頁爲汪由敦奉勅書圖詠）、而我國一部分學者、如歷史、藝術、建築等學家、亦頗有對此歷史上赫赫之名園興起研究者、但亦只能在爛紙堆中討生活

耳、前於民國二十三年、政府已將該園殘體、撥歸清華大學、作爲研究資料、但自盧變後、學校前遷、事當然寢、

萬生園

西直門外萬生園、其名稱之改革、最爲頻繁、幾令人不知以何者呼之爲是、據日下尊聞錄所載、原爲康親王園亭、但不過爲西偏之一部分、其後奉獻於朝、始擴建爲御苑、廣袤殆如今狀、名樂善園、而一般人均呼爲三貝子花園、周圍界以虎皮石圍牆、其東端距高梁橋約一里、西北隅距白石橋僅數十武、北面沿長河南岸、南面沿大道、殆成直線、東西長約二里、寬不足一里、面積約爲一千零六十二畝、當清光緒甲午前、豫備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曾一度修葺、在西北端近白石橋處、闢一宮門、並建白石馬頭、爲登舟處、在修葺以前、其舊有園門、在南面近西端處、度當時道路網之形勢、乃由阜成門涉園最便之位置、且園門之樣式、仍爲彼時王公園亭一般習用之型式也、

按前清王貝勒園亭別墅、其園門殆有定制、形式相同、皆爲左右兩門槧、上架

過木、做成平頂、於平頂之上、四隅各壘成花瓦尖三角形、門扇爲柵欄門、如欲防人窺伺、則於柵欄內敷以木板、門限能摘卸、俾轎車得以出入、此種門、士人均呼之爲「阿薩門」、蓋滿語也、迨光緒中葉以後修園者、始漸改爲鞍子脊門樓、而寬廣仍遵舊制、緣專制時代、凡屋基高低、門之大小、苟一逾制、則沾直之御史立登白簡也、

樂善園於光緒三十二年、由商部奏准改爲農事試驗場、其園門始建於南面中央如今狀、經營布置、需時二年、始告成立、民國四年、冠以中央字樣、民國十七年、改爲北平農事試驗場、十八年十月、改稱天然博物院、二十三年十一月、奉行政院令、改歸北平市政府接管、定名北平市農事試驗場、又一度改爲華北農事試驗場、今又改名實業總署園藝試驗場、蓋此園注重風景、及動植物之觀覽、所試驗者、亦誠偏重園藝果木、其最新式純科學化之農事試驗場、則爲現正興修、規模極宏、廣袤龐大、以白衣菴舊址爲中心之華北農事試驗場、以

閒話西郊

五四

此視彼、誠小巫之見大巫也、

當農事試驗場興修之始、清慈禧后及光緒帝、歷次諭告部臣、注意風景、故各項建築物、多帶園林色彩、雖名爲農事試驗場、實則專供游覽之公園也、又是一時端午橋氏、適在西歐、由德國購來虎豹獅象等多種動物、交場內豢養、故本場又有萬生園之名稱、以動植物咸備、均爲生物、其稱萬牲園者誤也、此園特以風景之優、設備之富、又以地處城郊、不僻不囂、空氣既佳、交通尤便、故來遊者、於實地研究動植物及觀摩農事外、咸愛其景物、視爲游息之樂園焉、茲按照舊都文物略所載之次序、將場內主要景緻、略述於後、

園藝試驗場、如前所述、特注重風景、且爲御苑所改建、故景緻幽美、建築宏麗、奇柯異石、極爲名貴、改築之際、集多士之心思、於時代化之中、復致意保存東方固有之美點、故一邱一壑、亦足使人悅性怡情、誠名園也、茲將園內名勝分別述之、

動物園

(甲)動物園，在本場大門之東偏，界以短垣、環以流水、有門二、通西門有橋曰觀魚、北門內有橋曰眠鷗、園飼脊椎動物、哺乳類、有虎豹獅象、猿、猴、熊、狐狸、犧牛、五腿牛、麋鹿、獐鹿、及斑馬、熱帶所產奇獸等、鳥類、有鸚鵡、仙鶴、戴冕鶴、鶩、秧鶲、鶴鶲、鳶鶯、孔雀、錦雞、鵠、鳶、梟、駝鳥、及鳴禽類多種、爬行類、有鱷魚、綠毛龜、及蛇類等、兩棲類、有鯢魚等、魚類、飼淡水魚多種、共計一百餘種、

農產標

(乙)農產標本室，在蒼芳軒、陳列穀、菽、棉、麻、絲、繭、材木、藥材、茶葉羊毛等類、標本一千二百餘種、軒前即芍藥圃、

本室

(丙)幽風堂、建築宏敞、藻繪鮮華、東偏有假山、壘石而成山洞、西爲紓曲之長廊、俯瞰荷塘、堂前有文冠樹數株、爲本場珍奇之品、左前有嘉橋、壘積青石、錯綜成爲橋礎、上架天然形青石板、不加鑿斲、於自然之中、尤具巧思、堂西有牡丹多種、有亭名牡丹亭、與曲廊相通、其後面土山上、林木茂

密、風景幽雅、再北、園後垣、昔闢有水門、遊艇可由長河駛入園、今則門雖設而常關矣、

海嶠瀛 (丁) 海嶠瀛春、島上樓閣、皆作東洋式、室內數壘、四週走廊、紙牕木扉、玄春
關板壁、無不酷肖、唯所用之瓦、仍為中國式之布瓦、稍不類耳、島上並有

櫻花多種、

園藝標 (戊) 園藝標本室、室內植物模型九十餘種、花卉籽種二百餘種、果實浸制標本
本室
十餘種、園藝器具約九十餘種、

植物園
(己) 植物園、面積約三十畝、分為若干區、按照植物自然類之系統、分別按區

培植中外不同之植物、約千餘種、

溫室 (庚) 溫室、專培養奇花異卉、四時不絕、類多熱帶植物、而秋末之菊花尤負盛名、

暢觀樓 (辛) 暢觀樓、為西式建築、崔嵬壯麗、精緻美觀、清光緒三十四年、慈禧及光

緒帝、先後臨幸於此、樓內有德宗及孝欽后駐蹕之榻、及各種名貴陳設物品、並有孝欽后所畫花卉、懸於壁間、最高樓頂、西可遠眺西山、東可俯瞰全城、山色市容、無不歷歷在目、名以暢觀、最為貼切、樓前有池、中通石橋、左右列銅獅吼、扭振機關、則向空噴水、下注於池、

鬯春堂

(壬)鬯春堂、乃中國式最富麗堂皇之建築、七楹三進、四週走廊、室內裝修、精緻絕倫、類多檀香木雕成、簷廡復架有罩棚、堂之四周、壘石為山、玲瓏剔透、環植槐柳桃杏之屬、景物幽勝、甲於全場、實全園歸龍結穴之主建築物也、

動物標本室
(癸)動物標本室、共分四陳列室、分別陳列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及兩棲類、魚類、統計品種、在一千以上、

園內溪流繁廻、池沼相屬、各種橋梁、形式各異、無一同者、多作高架或穹隆式、以便舟楫往來、此外尚有水田旱田、各分區試種優良稻穀棉麻等、又有果

閒話西郊

五八

園十五區、栽植中外果樹、並培養果苗、以廣傳播、

在園藝試驗場內、並附設有華北觀象臺、於正門西側、另闢一門、占其一部、其位置係東經一百十六度二十分、北緯三十九度五十六分、高出中等海平面五十一公尺二十五公分、其他一切諸元、以及設備、因關係密秘、概從略、

西郊引河
西郊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自西山之麓、向東稍向南、成緩降傾斜狀、而西山又爲岩石及黏土所構成、急遽不能滲含多量雨水、故每遇雨量較大之歲、溼雨連綿、往往山洪暴發、西郊一帶村落、輒被澇災、淹沒稼穡田廬、其間幸有昆明湖長河爲之尾閭、故河東巴溝六郎莊等處田禾、猶不致被淹、而長河迤西迤南、則難幸免、所賴北方雨量較少、不常被水、然終亦不能永策萬全也、當清乾隆之初、高宗最留心水利、曾審形度勢、開鑿引河以防水患、由金山之麓、即臥佛寺前山麓、爲其起點、向東至四王府、折向南微徇東、經小屯村、離芭房、西冉家村、東平坡莊、半壁店、八里莊、以入釣魚臺、再向南、經什方

院、迤邐以入蓮花池、向東入廣安門外之外城護城河、後於三十八年、復濬治
釣魚臺池沼成湖、使容大量山洪、並於東南隅設閘座、俾資蓄洩、向東經三里
河、以入西便門外之內城護城河、內外城護城河、均於東便門外、導入通惠河
、水有所歸、始免氾濫淹沒之患、誠有益之工程也、

引河河身、寬約三丈、深丈餘、掘土投於東岸、築成隄防、寬二丈餘、高亦二
丈、並於小屯、東平坡莊、五孔橋（即半壁店）、建石橋、以便交通、引河因
平常無水、故一般人均呼之爲旱河、東岸隄防、稱爲旱河壠、其後連年雨暘調
順、河身無水、附近人民、貪於近利、多於河身內盜種春麥、而隄上亦漸盜種
五穀、更因風腋雨削、故河身漸次淤墊、隄防亦日就削平、年久失修、幾乎夷
爲平地、又因頤和園圍牆築成、一部山洪、不能入湖、在較旱之年、尙無任何
光緒中 影響、迨至光緒中葉己丑歲、雨量特大、傾盆大雨、連續三晝夜、於是山洪暴
葉水患 發、西郊一帶村落、如北塢、船營、後窯、閔莊、小屯、中塢、南塢、藍靛廠

並修濬

、東西冉家村、籬笆房、黃莊、小煤廠、正化寺、車道溝、板井、彰化、八里
引河

莊、羅莊、什方院等處、一片澤國、無不水深二三尺、淹沒田廬牲畜無算、被
災奇重、而次年庚寅、又復如是、接連二年被水、於是亡羊補牢始覺有挑挖旱
河之必要、故於次歲、特調魯撫張勤果公曜部下淮軍一營、來京修濬引河、凡
數閱月、悉復舊制、迄今利賴之、

盧溝橋

由廣安門向西少向南行約三十里、即至渾河、渾河原名桑乾河、因桑乾山得名
、卽古之灤水、其源出自山西馬邑縣北之雷山金龍池、至北京宛平境、東北流
、逕盧師山之西、復折向南、自此以下、名盧溝、有大石橋橫跨其上、曰盧溝
橋、橋長六百公尺、十一孔、兩側建石欄、每隔一步餘、建一石柱、柱頂鐫刻
石獅、雕鏤奇巧、情態各異、每一獅、復於膝間爪下、背上胸前、刻小獅多寡
不等、難以數計、

是橋始作於金大定二十九年、歷三年餘、至明昌三年告成、初名廣利、明正統

間曾重修、清康熙時復重修、凡經兩次重修、其橋之大小形式、當然與最初所建者不同、據歐人馬可波羅行紀所載、謂「自從汗八里城（按即北京城）、發足以後、騎行十哩、抵一極大河流、名稱普里桑乾、此河流入海洋、商人利用河流、運輸商貨者甚夥、河上有美麗石橋、各處橋梁之美、鮮有及之者、橋長三百步、寬逾八步、十騎可並行於上、下有橋拱二十四、橋脚二十四（按刺木學本謂橋二十四拱、承以橋腳二十五者爲是）、建置甚佳、純用極美之大理石爲之、橋兩傍皆有大理石欄、又有柱、獅腰承之、柱頂別有一獅、此種石獅巨麗、雕刻甚精、每隔一步、有一石柱、其狀皆同、兩柱之間、建灰色大理石欄、俾行人不致落水、橋兩面皆如此、頗壯觀也」、以上所記、乃馬可波羅於初建後百年間所見者、較現在之橋、橋孔爲多、橋身亦長、

按馬可波羅、乃意大利威尼斯城邦人、於元世祖至元八年、即宋度宗咸淳七年來中國、客宦中土、至世祖晚年、歸國作行紀、風行一時、故迄今歐人稱此橋

閒話西郊

六二

曰馬可波羅橋、

盧溝橋當鐵路未通時、爲各省北來入京孔道、行人使客、往來絡繹、兩崖多旅舍、每當晴空月朗、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森森、亦一奇也、爲燕京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

盧溝曉月
橋東端有亭、中樹豐碑、刻清高宗御筆盧溝曉月四大字、亭六柱、爲石製、鏽刻凸龍、蟠繞於柱、工極精緻、亭頂雖漸摧毀、而柱仍屹立、破夢闕譜載「盧

溝曉月、爲畿輔八景之一、崇禎三年後、風景蕭條、議者謂此畿輔咽喉、宜設兵防守、又須築城以衛兵、於是當橋之北（按應爲東）、規里許、爲斗城、局制雖小、而崇墉百雉、儼若雄關、城名拱北、二門、南（按應爲西）曰永昌、北（按應爲東）曰順治、剏於崇禎丁丑、特設參將控制之」、按今名拱極城、爲宛平縣署、此城扼塞通津、形勢最要、

燕京八景、強半位於西郊、東郊僅有「金臺夕照」一景、說者謂金臺有三、一

景

在易水、一在燕郊、一在朝外五里處、三處均爲荒郊一土阜、並無任何山川形勝、何處確爲燕昭王師事郭隗原址、年湮代遠、不易確徵、但縱非原址、果能使後人憑吊其事蹟已足、固無須聚訛爲、

金臺夕照
朝陽門外約五里處、在京通大道之北、有周數步高不及丈之土阜、阜前豐碑趺地、上刻清高宗御筆「金臺夕照」四大字、意初必有亭覆之、早圯廢、碑亦

仆、

瓊島春陰
秋陰太液
秋風
刻清高宗御筆大字、碑陰刻御製詩、景緻幽美、但純屬人工造成、

西郊除前述之「盧溝曉月」、更有「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居庸疊翠」、「薊門烟樹」四景、

西山晴雪
「西山晴雪」、景緻最佳、昔賢紀載、散見於野乘筆記名輩專集者甚夥、茲舉一例、如戴司成集載云「西山來自太行、連崗疊岫、上千雲霄、拥抱廻環、爭

奇獻秀、植大雪初霽、凝華積素、若屑瓊雕玉、千巖萬壑、宛然圖畫」、蓋每當雪霽、空氣澄清、崇巒聳獻、層次分明、同一山景、雪後尤佳、靜宜園內最高處、朝陽洞上方、樹有豐碑、刻清高宗御筆「西山晴雪」四大字、

玉泉趵突
「玉泉趵突」、誠天然之奇景、在玉泉山前麓、龍王廟前稍東、有泉自石罅中突

沸然湧出、淙淙有聲、冬夏不絕、其水澄澈甘冽、無與比倫、謹按清高宗麥莊橋記所載「玉泉、會西山諸泉之伏流、蓄極溢涌、至是始見、故其源不竭」、又云、「乳竇淙淙如趵突者、爲玉泉總派、其餘汎然而泛濫于湖者、不可勝數」、觀以上數語、足可概見泉水噴溢之狀矣、泉傍樹石碣、刻清高宗御筆「玉泉趵突」四大字、碑陰及兩側、並刻御製詩、泉上石壁間、更嵌二碑、左刻「天下第一泉」、右刻「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汪由敦書丹、記中敘泉之品質及命名原因甚詳、茲節錄於後、

「水之德在養人、其味貴甘、其質貴輕、然三者並相資、質輕者味必甘、飲而
蠲疴益壽、故辨水者、恒於其質之輕重、分泉之高下焉、嘗製銀斗較之、京師
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
厘、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厘、則較玉泉重二厘或三厘矣、至惠泉、虎跑、
則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
玉泉一分、是皆巡蹕所至、命內侍精量而得者、然則更無輕於玉泉之水者乎、
曰有、爲柯泉、曰非泉、乃雪也、嘗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厘、雪水不
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甘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昔陸羽劉伯芻之倫、或以
廬山谷巖爲第一、或以揚子爲第一、惠泉爲第二、雖南人享帝之論、然以輕重
較之、惠山固應讓揚子、具見古人非臆說、而惜其不但未至塞上伊遜、並且未
至燕京、若至此、則定以玉泉爲第一矣、近歲疏西湖爲昆明湖、萬壽山一帶、
率有名泉、溯源會極、則玉泉實靈脈之發皇、水德之樞紐、且質輕而味甘、廬

山雖未到、信有過揚子之金山者、故定名爲「天下第一泉」、

以上所記、惜彼時科學尙未倡明、故未計及溫度、夫熱漲冷縮、液體中于水爲甚、必使水之溫度相同、然後衡之、始得真值、茲未計及、所差雖微、究屬少遜一籌、然於一百六七十年前、即能爲此精密衡量之工作、實不能不欽佩其科學研究之精神也、而清初時、聖祖高宗、凡研討致知格物之論、每每與輓近科學吻合、固不止此區區者、

玉泉山

玉泉山、自金章宗於山麓建泉水苑行宮、元世祖建昭化寺、明英宗建上下華嚴寺、清康熙十九年、改建澄心園、三十一年改名靜明、乾隆增建館閣多處、五十七年重加修葺、景緻幽美、洵屬名園、今只就泉水而言、四時咸宜、尤以冬景爲最、玉泉注入裂帛湖、湖亦多泉、仰射如串珠、冬不結冰、清澄見底、水藻繁廻、青翠可愛、游魚可數、朝夕多靄、蓋嚴寒之日、地中水溫度較高、溢出後、自具揮發熱、而即蒸發、遇冷凝成雲霧、故極寒無風之日、於平明時、

往往雲封洞口、失泉所在、必須穿雲渡霧、始能溯得源頭、迨游畢歸來、則已
雲滿衣裳矣、然此種奇景、必於閒中歲月始能得之、斷非行人過客、按照行事
豫定表、邊觀山、邊看錢者、所能領略而得也、

居庸疊 「居庸疊翠」、居庸爲九塞之一、其跡最古、見呂覽淮南子、酈道元謂「崇墉
翠

峻壁、山岫層深、路才容軌」、顧亭林昌平山水記云「居庸關城之中、有過街
塔、臨南北大路、累石爲臺、如譙樓、而竅其下、以通車馬、上有寺曰泰安、
正統十二年賜名、下竅處刻佛像及經、有漢字、亦有番字、元泰定三年所鑄也」

居庸關 舊都文物略載「居庸關、在察哈爾延慶縣西南、平綏路所通過、築有車站、地

勢居高臨下、俯瞰關城、全形在目、兩山巉絕、中若鐵峽、自古視爲重鎮、
建自秦代、北齊稱納歛關、唐名薊門關、元改今名、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重
建、周十三里、高四丈二尺、有南北二門、門上有雲臺、臺上有寺曰元泰、元
武宗時建、下有甬道、以通車馬、洞壁遍嵌釋迦并金剛像、大小千數、工極精

巧、有西夏文陀羅尼經石刻、北有枕仙石、在深澗中、高廣方二丈、絕奇、有明陽大都督刻字、及太行散人刻詩、關西有李鳳墓、明武宗微行大同、得酒家女李鳳、返京時至居庸關病歿、因葬之關西、草生其上皆白、故俗稱曰白冢、西南紅龍山下、萬山深處、有巨泉、水匯流、波濤湍急、如練如嘯、蔚爲奇觀、峭壁刻龍門噴雪四字、明嚴嵩書也、」

青龍橋

又云「青龍橋、在居庸關之西北、爲平綏路所通過之地、築有車站、地勢兩山連峽、爲長城衝要之地、四壁飛巒、下臨深澗、平綏路線至站前、轉如V字形、故列車入站後、恰首尾倒轉、再行前進、過站西行里許、即八達嶺山洞、長幾二千公尺、爲世界著名工程之一、元時置屯軍於此、稱爲居庸北口、由嶺下觀關城若建瓴、嶺下懸崖、刻有天險二字、關門上刻北門鎖鑰四字石額、（景泰三年建）爲通蒙古咽喉、昔時以居庸關爲重心者、今則轉移於此矣、車站旁有詹天佑先生銅像、」以上乃沿平綏路鐵軌所記述者、

詹天佑 按詹天佑先生、乃廣東南海人、留學美國、習工程、平綏路建築一切計劃、皆

銅像 先生所設計、沿途經過各地、多屬天險、萬山環阻、建築困難、中外工程專家、均束手無策、詹氏匠心獨運、備歷艱險、始終不懈、閱四載、大工告成、中國人自築鐵路、以氏爲第一人、路成之日、中外人士、莫不驚佩嗟異、卒於民國八年、平綏路與中華工程學會、蒞金爲先生鑄像、以資紀念云、

八達嶺 居庸關、由南口至八達嶺、爲一長約四十里之山溝、寬處容十騎、狹則僅容一關溝、二騎耳、故俗稱之曰關溝、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亦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

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亦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八達嶺之北門、實則三十三里、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傍南口也、如窺井然、自入南口、流水淙然有聲、忽涌忽洑、迹之至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木多文杏、蘋婆、棠梨柿等、春則果樹怒華、夏則草木深綠、深秋時、柿

葉經霜、作臘脂色、尤爲燦爛、

八達嶺景緻最佳、層巒聳嶽、翠峯崢嶸、夏秋之間、山色如妝、不翅一幅青綠山水、故燕京八景之「居庸疊翠」、實指八達嶺而言、

自金以來、詠居庸關八達嶺者、代不乏人、如金劉迎、周達、元郝經、貢奎、明王謳、于慎中、清張佩綸、康有爲、均有佳什傳誦人口、

綜觀以上所述、居庸關、誠爲天險、宜若可守然、然披閱歷史、守者未必能終守、攻者有時亦能克之、是險不可恃矣、非也、攻守之道、不能徒恃形而下之天險、要視形而上之精神、與夫一般之態勢如何耳、苟能獲得政略戰略優越之態勢、具有達成任務堅確之信念、縱尋常之地勢亦能守、新嘉坡馬其諾亦能克之、徒恃天險胡可哉、

薊門烟

「薊門煙樹」、長安客話載「今都城德勝門外、有土城關、相傳是古薊門遺址、亦曰薊丘、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存一土阜、旁多林木、蒼鬱蒼翠、京師八景

有薊門煙樹、即此」、

又昌平山水記載「出德勝門八里爲土城、元之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也先奉上皇（按即英宗）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子土城、即此地也」、

按今之土城關、即元大都城故址、元時所稱健德門外、乃今之土城關北也、健德門之形式、尙依稀存在、土阜兩端、稍向北折、即昔之甕城、數武外即葦子河石橋、葦子河者、想係圍子河之音轉、石橋尙完整、亦即昔之弔橋也、橋北農舍數家、自成村落、亦即昔之關廟也、土阜前、樹有豐碑、刻清高宗御筆「薊門煙樹」四大字、昔有亭覆之、早圯廢、

「薊門煙樹」四字、何等詩意、於今不過東西一列時斷時續之童童土阜而已、樹且無之、遑論乎煙、

石徑山 石徑山、孤峯特立、峭拔嶙峋、與正北之玉泉山、遙遙相對、山多石洞、皆鑿

石所成、洞壁刻經卷甚多、故原名爲石經山、山麓有通濟寺、內祀永定河神、清雍正間所建、最上有金閣寺、乃明正德間朱寧所建、寺有舍利塔、登塔遠眺、渾河水色蒼黃、遙相環繞、細如衣帶、盧溝橋上行人、蠕蠕似蟻、偶值火車通過、望之如一怪蟲疾馳、山上有龍煙鐵礦公司鍊鐵廠、已因款紓停工、而電燈公司之發電廠、烟囱聳立、氣氛瀰漫、頗具一種工業景象、

碧霞元君廟
明正德間、錢寧建碧霞元君廟於石徑山、窮極壯麗、以棲羽士、都人歲以元日往祠、至四月土女又羣集、世宗踐阼之初、遣給事中御史主事三員往毀之、並

於嘉靖元年二月、由建寧李默、在廟址之南、翦石爲文、以志毀廟本末、其後至萬曆間、又有中官董常侍復建之、今已廢、

華北農事試驗場、與前述之萬生園迥乎不同、萬生園係由御苑改建、注重風景
事試驗、羅列動植物、供人遊覽觀摩、而華北農事試驗場、乃最新式科學化研究農事
場、教育機關也、緣事變前、前實業部直轄之北京農事試驗場、原在三貝子花園、

面積狹小、土壤亦不相宜、自二十七年、臨時政府實業部成立後、即籌畫改組、其時、日方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辦有農事試驗場、當經接洽、將該場移歸實業部管轄、即由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與日本大使館、訂立協定、改爲實業部直轄附屬機關、乃將原有西直門外萬生園之農事試驗場、改組爲園藝試驗場仍隸屬於實業總署、日方所辦之農事試驗場、因成立未久、範圍不大、自改隸後、逐漸擴充、遂設總場於北京西郊、以白衣菴舊址爲中心、南至大慧寺、長河北岸、東至覺生寺（即大鐘寺）、西至蘇州街、北至南海甸之線、犬牙相錯、占地約二千餘畝、現仍繼續購地擴張、更就白衣菴附近、建築最新立體式場房、紅樓林立、蔚爲大觀、並附設農業技術員訓練養成所、專門從事一切農業研究試驗事宜、造就農業技術人才、以備分發華北各省市、改良農事、增益農產、現已畢業五期、嗣又在石門、濟南、青島、昌黎、軍糧城等處、先後設立支場、均已就緒、實行工作矣、

西郊飛

中華航空公司西郊飛行場、占地甚廣、設備整齊、目標明顯、地點適中、誠軍民兩用理想的飛行場也、距城十餘華里、建有瀝青鋪裝極平整之交通路、場址在藍靛廠之西、東由外火器營教場起、西至籬笆房線、南界東西冉家村、北界閔莊小屯之線、廣袤數十華方里、建築物林立、組織完備、職工甚夥、而其附屬設備、如職工宿舍等、更選擇於風景幽美長河右岸、次第建築、一方面注重實用、一方面顧慮風景、將來之發達、正不知其所屆也、

西郊新市街

以上兩大建築、規模宏濶、於西郊平添若許莊嚴美麗之景物、此外西郊新市街、爲最新式住民區、亦正逐次建築、第一期計劃、面積爲一三、六平方公里、關於收用土地、整理地基、已經就緒、其築造經緯道路、亦已奠基、而敷設上下水道、建設公園及運動場等、悉按現代化最新都市統一計劃興修之、現已築成之住宅、約達七百餘所、此後隨治安之確立、當更有飛躍之進展發達、城內居民之虧集、可藉以疏散、而西郊之繁榮、更可與日俱增矣、

又客歲曾成立綠化委員會、擬於北京四郊、普遍造林、而西郊本多琳宮紺宇、
玉孫別墅、大姓墳園、若再加以造林、不出十年、行見茂林叢翳、鬱鬱蒼蒼、
自然形成一大園囿也、閒話西郊至是遂閣筆、

閒話西郊 附錄

故友巴都護效然、著作甚夥、惜均散佚、偶檢書簏、得其潭柘寺游記油印本、雜誦之餘、不啻重溫舊夢、蓋著者於辛酉壬戌兩遊潭柘、因有此記在前、故未寫遊記、屈指前塵、已廿餘年矣、夫西郊名勝、多在西山、而李擴言君所著之燕都名山遊記、已詳述無餘、西山名刹、以潭柘山岫雲寺爲冠、巴公此記、又較燕都名山遊記獨詳、故特附錄於次、

潭柘寺
巴都護潭柘山岫雲寺游記

游記 京西名勝、惟潭柘最奇、余心向往者有年矣、辛酉春三月、吾友王君子勤、穆君鼎臣、思假藥師香火之緣、爲登覽游眺之舉、共商於余、余固性嗜山水者也、辱承見招、遂欣然請往、乃於月之十一日、自西直門車站、相與搭輪、僅半時許、至三家店村、見道旁頽瓦敗垣、詢諸同人、曰、此前清製備軍火處也、

滄桑迭變、舊景全非、曷勝今昔之感、又十餘分鐘、已抵門頭溝矣、乃棄車登肩輿、聯袂而進、此去京城甫四十餘里、亂山雜沓、路漸超、境亦漸幽、頓覺風塵僕僕之懷、爲之一凜、溝端列谷口二、一偏西北、爲趨房山之孔道、一居西南、蓋即潭柘之後山路也、山行十餘里、至白羊溝、險峻嶽崎、難於蜀道、輿夫力漸疲、因少憩焉、復跋升數里、始凌絕頂、遙見桑乾汗漫、出沒若匹練然、橫嶺側峰、忽起忽伏、相與環拱、遠近山麓、村落洽比、鷄犬相聞、忽憶陶靖節先生謂桃花源中不知有漢者、疑即爲此、低回俯仰者久之、乃賦詩曰、

陟彼白羊溝、一望浩無際、層巒起暮烟、

夕陽下平地、遙見桑乾河、汗漫隘幽蘚、

束薪三五人、相與道傍憩、向我前致辭、

問今是何世、振衣歌黍離、理亂非吾計、

已乃盤旋而下、約二三里、至龍潭、泉自石罅中出、下注於地、甘冽清澈、穿

林繞嶺、曲折而南、山之陽、有寺曰岫雲、泉入寺中、宛轉分流、踰石橋達南澗而沒、是即所謂水由地中行者、亦奇觀也、按寺趾初爲青龍潭、晉名嘉福、唐名龍泉、山多柘、故又名潭柘、燕人古諺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其歷年之遠可知矣、康熙間重建之、始更名爲岫雲寺云、因咏龍潭一絕云

漱石穿林水一泓、盈科便入地中行、

問渠何不下山去、謂到人間無此清、

自龍潭折而東、松柘交柯、蔽山塞澗、葱鬱蒼翠、前途幾不可辨、峯迴路轉、乃達山陽、忽囁白塔紅牆、樓閣聯亘、知去淨土不遠矣、猶記袁子才詩話中有「約略招提前面是、澹金塔影淺紅牆」之句、爲之擊節不已、俄至姚少師廟、山門榜曰、姚少師靜室、入而瞻禮、見正殿三楹、懸高宗御書匾一方、文曰「經綸正覺」香案右端置古式朝靴、洵明代物也、相傳少師大勳已集、退朝入山、遂圓寂於此、景仰道容、不勝感慨、乃賦七律一章、

朝門引退遁空門、豪傑菩提共此身、

返璞自存真面目、濟時甘冒古風塵、

北都幽薦勞深算、南賑蘇湖見至仁、

潭柘山頭遺廟在、先生應已悟前因、

復登輿南行、見路側有亭翼然、清流映帶其下、有山陰風趣、再折而前、即岫雲寺東之觀音洞也、洞內有石鑿方池、僧謂池水平則兩陽時若、溢則滂、涸則旱、時方久旱、池竟無泉、亦可見天地氤氳之氣、因應不爽矣、洞之東爲護國明王廟（著者按此兩處東西倒置）山門嚴局、故未入、又折而西行、已抵寺之東北隅矣、遂自東偏門入、時逾申正、神力漸疲、因就寺之猗玕亭南禪舍、同戾止焉、舍僅三楹、北廊下匾曰、猗玕清境、舍內懸額爲賀某墨蹟文曰「一窗寒翠」筆姿蒼老、惜忘其名、（著者按乃蒲折賀良貞也）、舍近寺之東北垣、垣依峭壁、古木森森、爲龍泉入寺之隘口、舍前亭後、皆修篁、潺湲繞徑、瀟

灑含風、故亭以猗玕名也、亭內布石鑿渠、作四合如意形、引水灌注、宛轉流通、凭欄以觀、覺天機爲之活潑、故又名之曰流盃亭也、亭左右牡丹數株、青翠扶疏、含苞未吐、方徙倚間、寺僧純悅至、渾俗和光、備極歎洽、晚餐後、挑燈煮茗、促膝傾談、漏三下、始各就寢、甫入黑甜、聞漸瀝滂沱、有若疾風驟雨、驚覺審聽、乃知竹韻松聲、交相振撼、發爲天籟者也、口占一絕云、

竹影當窗伏枕纔、忽驚旅夢返香臺、

不知萬壑松濤鴻、疑是山風送雨來、

吟罷乃復眠去、醒來日將午矣、盥漱飲饌畢、乃徧歷寺中、冀覩廬山真面目也、因自猗玕亭北升二十餘級、爲呂祖殿、匾曰「倚松恬澹」復旋至猗玕亭下、折而西、即方丈院、正殿五楹、匾曰「松竹幽清」爲方丈住錫處、因向純悅禪師答禮焉、純師以繡字金剛經出示、展閱爲聖祖仁皇帝庶孫永祚及其夫人博爾濟吉特氏之手澤、筆畫精楷、書法倍工、白綵赤絲、光華相映、真希世奇珍也

、聞僧述、博爾濟吉特氏、凡八歷寒暑、未竟全功而逝、永祚繼繕四載始踵成之、其敦篤真誠、尤爲難能可貴、又出八仙慶壽一冊、爲沈振麟繪、十八羅漢畫像一冊、則丁雲鵬真蹟也、壁懸羅漢過海一軸、實出唐伯虎手、反覆展玩、非名家弗克臻此、吾儕於乘興登覽之餘、乃得見所未見、亦一大快事也、殿中梁際有懸龕、奉金剛石佛一尊、高可四寸許、跂望僅及半身、晶瑩奪目、殊堪寶貴、自餘鑄瓶彝鼎、雕漆古瓷、不勝枚舉、但此遊爲覽勝而來、故不屑載及耳、已而興辭、遂至方丈院北、歷石級數重、危巖下、石塔峻嶒、藏佛舍利、屹然山半、勢如湧出、（著者按、塔後峭壁、嵌殘碑一方、年久漫漶剥蝕、僅餘四五字、相傳係晉碑、果爾、則晉代貽蹟、僅此吉光片羽而已）、塔前蒼松數本、高可凌雲、塔東殿三楹、匾曰「性因淨果」再西則寺中方中矣、重樓七楹、正事修葺、簷匾爲「圓靈宗鏡」樓下內楹聯云「寺枕龍潭七祖分支傳妙法、山連鶴嶺九峰環翠擁諸天」爲乾隆二年靜海厲宗萬書、圓勁秀整、寺聯中亘

墜也、階下玉蘭數株、高丈餘、萼已半開、香襲衣袖、前則假山對峙、玲瓏透漏、倍極精工、東西重樓各三楹、跨嶺崔嵬、各抱地勢、惟東樓已未年竟兆焚如、今已鳩工庀材矣、復循西樓之西、拾級而上、界限紅牆、下有紫荆木香數株、花開正盛、嫣紅馥郁、頗悵幽懷、度紅牆之西、歷階以升、又轉而東、向北殿三楹、匾曰「較疊青霞」再進而東、北殿三楹、匾曰「廣度群生」兩殿之間、石磴轟轟、杖策以登、即鍾梓殿也、匾曰「蓮界慈航」此爲寺中最高處也、亦平敞、俯瞰紺宇琳宮、鱗鱗可數、鍾梓殿之兩端、殿各三楹、左曰「慈雲慧日」右曰「薪水真傳」右殿楹聯爲「傳演毘尼延七衆、宣揚正法度三乘」再西上數級、爲龍王殿、廊下右端、平懸石魚、長約四尺、扣之鏗然、康熙五十五年運自南海落伽者、僧謂能療諸疾、如目痛則敲魚目之類、亦姑妄聽之而已、假物乞靈、空門之慣習也、復還至紅牆西端、另闢一院、蓋即千佛殿也、東殿奉恭忠親王畫像、惟妙惟肖、王喜集句、壁懸數章、皆王自書、體兼行楷、出

入玉趙之間、詩才聯綴精絕、儼如己出、自千佛殿外下數級、西爲鹿園、東即戒壇、殿宇宏壯、殿內戒臺高闊、四周直檻橫欄、莊嚴整肅、殿前有八角重亭、面面皆窗、曰楞嚴殿、匾爲「寂照真如」內藏孝聖憲皇后御用之物、入而瞻覽、半就散失矣、亭南有殿五楹、北簷下匾曰「淨理勝因」依殿之南簷起樓五楹、高與殿齊、蓋前樓地基又趨下矣、再西曰海棠院、花已謝却、故未歷及、時近薄暮、同人皆憊而思歟、還折而北、踰方丈院、旋騎玕亭南舍、烹茶飲畢、具晚餐焉、翌晨爲藥師會期、從衆進香、午後仍自方丈院之西、迤邐而前、下二十餘級、至齋堂、殿匾曰「量彼來處」簷下左列磁龕、奉龍神、右設朱架、置柘木、蓋取潭柘之義、殿之東、距牆尺許、即相傳之帝王樹也、按此實爲白果樹、但老幹鱗皴、不華不實、大可數圍、高約十餘丈、葱蘢薈蔚、望之森然、樹東又二株、高五六丈許、自根盤以上、漸與大木合體矣、樹身相侵處、皮無微隙、儼成一本、真創見也、樹之西北根下、又生六株、其一高二丈許。

餘僅過膝、周砌磚池、泉水環其側、樹前建坊、上鐫銘贊、字爲寸楷、剝落殘
闕、乃愛月居士書、殿西即香積厨也、乃詠帝王樹七律一首、其詩曰、

大樹參天號帝王、葱蘢曾歷幾滄桑、

靈根自毓山川秀、古幹應含日月光、

拓地事邊嗤漢武、窮侈極欲薄秦皇、

何如屹立深山裏、清淨無爲對夕陽、

齋堂之南、爲大雄殿、上額曰「清淨莊嚴」簷際匾曰「福海珠輪」四週環以石
欄、前列鐘鼓二樓、巍峨壯麗、是即麟見亭制軍所謂殿基即潭、俗傳海眼處也
、按制軍所著潭柘尋秋記中、謂唐時華嚴尊者說法、龍來聽經、願捨潭爲寺、
一夕大風雨、龍徙潭平、至今泉仍涓涓不息云、殿內西端設雲龕二、爲大青二
青憑依之所、香花爛漫、寺僧奉事甚謹、以其地考之、或即捨潭之龍亦未可知
、偕同人前窺、惟見二青盤息龕中、昂首視人、洵靈物也、或謂寺僧捕山蛇置

龕中以惑人、一何謬歟、大雄殿之左、院南築精舍曰「延清閣」爲恭忠親王退居處、北即天王大庫神殿、匾曰「吉祥永護」殿廊下左曰弘仁閣東室、右曰弘仁閣西室、殿外楹聯曰「輪奐壯名山乃聖乃神永護大盈隆保障、馨香崇肸蠁允文允武生財有道慶豐綏」復旋至大雄殿、前進而南、即天王殿也、奉天王彌勒像、內楹聯云「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殿左爲寺之大厨、峻宇數楹、引泉其內、設地竈四、銅釜稱是、大者徑數尺、僧衆負薪汲水、釜將沸騰、蓋黃梁猶未熟也、天王殿西、爲游僧掛單處、詢諸司房、常住者、恒不下百五六十衆、較數年前、約減來過半矣、再前則山門、門榜曰「勅建岫雲禪寺」東西朝房數楹、前臨深澗、石橋通焉、橋之南、隣以牌坊、前榜爲「翠嶂丹泉」後榜爲「香林淨土」皆仁皇帝御筆、東西列石獅二、中築石路、直達前山、夾道古柏蒼松、交相掩映、遵石路南行矢許、已不辨寺門在何處矣、寺前折而東、循崖歷石級爲安樂延壽堂、門榜亦愛月居士書、圓

動秀媚、無矜躁詭譎之習、想見承平氣象、殿右白果松一株、皮白而實與帝玉樹異、然亦合抱不交矣、山門據崖上、前建石欄、崖下修竹千竿、高拂欄際、崖東花園半畝、倚嶂枕流、深翠淺紅、幾無隙地、玩賞良久、乃復轉而西、緣寺前甬道、盤折西上、乃寺外西崖之老虎洞也、殿正數椽、西築斗室、塑虎於此、廟外轉而西升、山半露洞口、中塑魔和尙像、香煙頗盛、爲近寺諸村所信仰、魔和尙者、寺中老衲也、圓寂數年矣、此崖居寺之西南、高出林表、徘徊四顧、則環寺皆山、所謂九峯擁翠、信不誣也、仰視俯觀、則山勢寺形、莫不歷歷在目、渾成一幅天然畫圖、覺連日所游覽者、復於此一望間得之矣、若偕吾友徐壽臣先生携器同來、拍照以返、豈不躋躅滿志哉、惜以公忙不果耳、他日重游、或償斯願否耶、乃賦五律一章、聊當寫照云爾、

靜境稱潭柘、欣然結伴游、寺環千嶂裏、路轉九峯頭、香閣依山起、清泉繞殿流、

登臨饒雅興、 五日爲淹留、

俄聞寺鐘斷續、晝漸昏矣、乃相將還寺、明日即欲言旋、以純師切留、故至十五日始下山也、凌晨取道前山、較來時之險夷、判若霄壤、肩輿度羅嶺東、漸履平地、卓午搭輪、日未西已返西直門矣、廻憶峯巒之奇、林泉之秀、西山名勝、罕與比倫、年來徒擁空街、儼同吏隱、藉山水之清輝、滌胸中之塊磊、幸何如之、節屆重陽、尙須携酒登山、飽看紅葉、挹彼西山爽氣、入我眉宇、以伸吾儕未盡之興、質諸兩公、當贊吾論、乃吟七律一首、題爲下羅嶺作、旋即判袂、歸而書此、

習習東風拂面來、 聰翮同下白雲隈、
數家煙火怡然樂、 半嶺桃花自在開、
徑度羅陵遼大路、 車旋軋道走輕雷、
回頭遙指經行處、 蒼靄氤氳翠作堆、

閒話西郊

閒話西郊終

八八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出版

有
著
作
者
白
文
貴

權
版
印
刷
者
治
安
總
署
印
刷
所

